



人民解放
南放

江



居望三大反攻

嚴曉明

一 何謂大反攻？

九月十二日，中共新華社宣佈了共軍展開全面大反攻，這是中國內戰發展中的一個大關鍵，凡是關心國內戰局的人，不管他是站在什麼立場，對於這個轉變必須要有足夠的認識。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就是以中共大反攻為出發點，來說明目前內戰局勢的來龍去脈。

遠在五月底，共軍在東北的攻勢達到高潮的時候，中共中央發言人即已指出「勝利的到來，比人們想像的還要快」。從這句話裏，即可以看出中共的準備全面大反攻，是早已在東北攻勢展開的當時，即已胸有成竹了。六月底，共軍劉伯承部隊從魯西渡河是這一準備工作的具體發展。整個七月，劉部在魯西消滅了國軍九個半旅以後，即從魯西南跨過隴海（八月十一日）。劉部從八月十二到八月廿七日，由南京九月九日中央日報的話說，「大部隊差不多以每日一百二十里的速度，完全利用廣大的黃汎平原的無阻地帶，經過毫縣、太和、臨泉、項城、上蔡、新蔡、汝南、正陽……」直抵豫皖邊境的大別山區。到了九月中旬的開始，劉部已經完全控制了大別山區並進而分三路，一路向武漢外圍展開，一路向安慶外圍展開，一路向蕪湖對岸展開。和劉部南下同時，魯中共軍陳毅部隊向魯西轉移，晉西南陳賡部隊剛在洛陽和陝縣之間跨過隴海，向豫西和豫陝邊境展開。這就組成了中共部隊南線大反攻的態勢。從八月十一日到九月十一日，中共新華社對於山東中原戰局不發一言，很顯著的他們是要等着看一看，究竟陳劉部隊南征的結果如何。九月十二日新華社關於全面大反攻的社論表示了：劉陳一個月的作戰證實了他們對於整個戰局形勢的估計，從而宣佈了全面大反

573.07
429



• 3 •

攻的展開。

共軍全面大反攻的展開表現着內戰形勢的根本改變：

第一，是力量對比的改變。

經過了一年零兩個月的作戰，國軍正規部隊被殲滅的，到八月底止，已達一百一十四個旅，計五十五萬人；偽軍地方軍和特種部隊被殲滅的達三十五萬三千人。這就是說國民黨的正規軍已有一半曾被殲滅和受過重創性的打擊，其地方軍和其他各種部隊則被殲滅了三分之一。這就大大地改變了國共雙方整個力量的對比。整個地說來，今天共軍的兵力已經不是處於劣勢，而是轉為優勢了。這就從基本上改變了整個內戰中的形勢。二十年來，包括大革命後的十年內戰，八年的抗日戰爭，以及最近兩年的內戰，共軍兵力是一直處於劣勢的。但是，現在這情況是改變了。這是中國二十年來所未曾有過的事情。力量的對比決定了一個軍隊的戰畧和戰術。由於共軍在力量對比上，已從劣勢轉變為優勢，他們的戰畧也就跟着改變了。

第二，攻守易勢的改變。

由於力量對比上的優勢，國軍在戰畧上一直處於攻勢地位。但目前整個戰畧形勢上它已不得不從攻勢轉到守勢了，這是指戰畧上進攻與防禦的改變。至於說到在個別地區局部性的戰役攻勢能力，應該承認國民黨軍還保持着若干殘存的能動性。在目前的全盤戰局上，一眼看去即可知道所有戰場的國軍是處於被動，挨打，防禦的地位。說得上國軍還在發動攻勢的地方就祇剩下了山東戰場的膠東一角了。應當指出，這種局部的暫時攻勢，對共軍說來祇是暫時的不利；對國軍而言却是包含着致命的危險。而另一方面，共軍却在到處展開攻勢了。

第三，內外線作戰的改變。

國軍兵力的削弱，造成了它的後方空虛。國軍三百四十八個旅用於前綫作戰的已達二百二十七個旅，在後方的僅二十一個旅，其中新陞及甘肅西部八個旅，川康七個旅，雲南兩個旅，廣東兩個旅，台灣兩個旅，而湘黔桂閩浙贛六省則無一正規軍。這就特別造成了共軍從在解放區內部的內綫作戰，轉變到在國軍區的外綫作戰的有利條件。共軍對陳部隊的南下中原，生動地說明了這個改變。這裏需要指出的是：一，假如沒有

688091



過去一年零兩個月的內綫作戰，就不可能有今天這樣輝煌的外綫作戰。其次，今天共軍已轉入外綫作戰，這說明了外綫作戰已形成了共軍作戰的主要方向；最後，但就今天現存形勢而言，所有重要的戰鬥還不一定就完全轉移到外綫作戰方面，因為形勢正在轉變的當中。

一般地說來，它就是大反攻的含義和內容。現在的問題是，既是大反攻，是不是跟着就要奪取大城市呢？大反攻與總決戰的關係又是怎樣的呢？

很顯著的，根據以上的分析，目前共軍的大反攻不是總決戰。既然還非總決戰，那末，很自然的目前中共的大反攻，就不會是也不應該是以奪取並佔領城市為其主要目標。這是一般的說法。具體地說，共軍目前的大反攻雖然不是以奪取大城市為其主要目標，但在一定條件下，共軍可能，應該，而且必須進入大城市，問題不在進不進大城市，而是在進去以後準不準備守住它。就目前共軍劉伯承部的作戰而言，他們是進佔大城市，而且在一定的情況下，也爭取守住這些大城市的；但一般說來，他們不會也不應該無條件地去守大城市。

進了大城市又從大城市裡跑出去，這有什麼意義呢？一般人以為這是沒有意義的，但實際上這其中的意義却是十分重大的。因為，第一，這可以消滅敵人的力量；第二，這可以鍛鍊他們進攻大城市的能力；第三，他們空着手進去，但出來時却是滿載而歸。這就解決了共軍開闢新戰場和建立根據地的給養

目 錄

- 展望大反攻……………嚴晦明
 「中國非去袁不可」……………李岱青
 論世界局勢……………鐵生
 美國怎樣侵略希臘的？……………施艾
 初秋雜筆……………荃麟
 翹眼小集……………司馬牛
 閑談蔣經國……………蜀客
 「越南國家統一同盟」真相
 （國際秘聞）……………鍾懷譯
 小鮑惠爾海外論中國
 （暹京通訊）……………王一
 無罪的囚徒（報告）……………趙川
 光明與黑暗……………石山輯
 外國人看中國……………以沛輯譯
 「超黨派」與「超是非」……………（信箱）

及裝備問題。

大家都說中國是個農村社會，但大家都沒有從這個基本事實得出應有的軍事上的結論。由於中國是個農村社會，中國的城市不是工業生產的城市，而是消費農業生產的城市。中國內地的一般中大城市之所以主要，就是因為它集中了它周圍的農產品。除掉這一點，這些城市就再沒有什麼經濟上的意義了。共軍進入大城市，但又死守大城市，就是根據這樣的考慮出發的。進入大城市，一方面消滅敵人，一方面解決給養；這就削弱了敵人的力量，增加自己的力量；但它也不死守大城市，這是為了避免在決戰之前分散自己的力量，消耗自己的力量。有些不明真相的人往往為共軍的補給線拉得太長而擔憂，這些人忽視了，共軍的前線就是它的後方，國軍的城市就是共軍的倉庫。九月十二日上海大公報有一電訊頗能說明此種真相，「蚌埠廿一日專電，盤據六安之劉伯承部証明為「華中區人民解放軍」，劉任司令，已委宋爾臨為「縣長」……物資不斷向山中輸送，有久踞大別山之意。」

一不是發動總決戰，二不是奪取大城市，共軍的大反攻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一一 孰為主戰場？

自從劉伯承部隊南下以來，國民黨的宣傳機關就一再宣傳山東「共軍主力已經損折過半」，「走投無路」；而劉伯承部隊之所以南下，就是因為它已「無路可走」，它的南下是「被迫」的；而最後南下的劉部為數「不多」，「不足為患」，因為這屬於一種「流竄性質」。但到了劉部大軍已經勝利達到大別山區，並且威脅蕪湖，安慶，武漢的時候，國民黨方面也有些驚慌起來了。為了鎮定此種驚慌情緒，南京中央日報的地圖週刊在九月九日出了一個特刊，頭行標題為「老巢殘破，梁山泊慘遭聚殲；走投無路，魯豫鄂亡命逃竄」，好這樣來安慰他們的讀者。在關於山東戰局的一段中，該刊編者說：「國軍的目標不在收復城鎮，而在聚殲匪部，陳匪所部是華北共匪的精銳，所以主要戰場放在山東，現在陳匪未曾肅清，國軍自斷不會因劉匪的遠遁而改變戰畧。」這一段話頗能說明目前國軍作戰的戰畧意圖。

現在，問題是：共軍劉部的南下是不是「被迫」的性質？其次是南下的部隊是否「為數不多」？第三，

南下的目的是否僅爲牽制性的「流竄」？第一，根據國民黨新聞局長十七日在南京的談話，劉部「南竄」的目的，「是爲挽救其殘部免遭殲滅計，情急南竄，原意實越平漢線重返山西老巢，然以沿鐵路線國軍實力雄厚，劉匪企圖終告失敗，不得已，惟有南竄入皖而已。」換言之，劉部的南下完全是「被迫」的。但事實却完全與此不同，劉部大軍的南征早在六月底即已決定，八月初爲了配合劉部的南下，魯中陳毅部隊在魯西曾對國軍二十個團的兵力，激戰十晝夜，讓劉部大軍從容越隴海而下。這就從戰鬥發展的具體過程上証明了劉部的南下是主動的。第二，南下劉部究竟有多少兵力呢？這是無從猜測的，但從新華社列舉上述三路共軍將領的名單，三路共軍的兵力決不可能「爲數不多」；依筆者估計，總在二三十萬，換言之，這不是一個牽制性的兵力，而是一支開闢新戰場的大兵團。第三，劉部的南下既然是主動的，而且是一支足以開闢新戰場的大兵團，它的目的就不能是僅僅限於牽制性而已。從魯西出發，涉水渡河，排除國軍抵抗，迅速而勝利地達到大別山區，這一路來的輝煌戰績就說明了劉部作戰的戰畧目標，不僅是在牽制和分散山東的國軍，和協同及配合山東的共軍，而是在開闢一個全新的戰場。

一年以來，整個中國戰局上的主戰場是由國民黨軍隊來決定的。特別是在南線的兩翼——山東和陝北的戰場上，國軍的主力壓到什麼地方，那個地方就成了主戰場，但目前由於上述力量對比的改變和攻守易勢的改變，決定主戰場的能力已經不在國軍手中，而是轉到共軍手裡了。劉陳部隊的南下，就是要把一路來由國軍決定的南線東西兩翼的主戰場，轉移到國民黨區域。國軍的意圖是要把山東戰場上的烽火逐步壓到黃河以北，而目前共軍的動向，却是把戰線首先推進到長江以北，隴海以南，平漢和津浦兩側的廣大地區。目前的情形是，國軍方面，好像還是認定主戰場還是在山東和陝北，而且在山東還在進行着局部性的攻勢，但由於劉陳部的南下，整個形勢已經開始變化，目前國軍已被迫在山東津浦路以東調出十幾個旅，陝甘寧調出三四個旅，另由豫北，魯南，和長江守備部隊中調出十幾個旅，企圖攔阻橫跨中原與向長江疾進的劉部大軍。這樣，在中原戰場就已經有了三十個旅的國軍部隊，假如拿現在雙方兵力的多寡來決定主戰場何在的話，那麼可以說目前的局勢還是正在轉變中，主戰場也正在轉變中，但兵力的多寡是發展的，就目前的發展趨勢而言，可以斷言，在不久的將來，最低限度，南線的主要戰場，是必然要轉移到隴海以南長江以北這個廣大地區。

來的。

按照平常的情況說，共軍這一種大刀闊斧開闢戰場的做法包含着很大的危險性。首先，每一個軍事學家都了解所謂轉移兵力中所包含的矛盾。假如從老戰場轉移的兵力太多了，就會影響老戰場上的形勢，抓住了新的，丟掉了老的，這雖不虧本，但也不賺錢。假如轉移得太少，老戰場上的形勢誠然是被穩住了，但由於轉移的兵力太少，往往不單不能開闢新戰場，反而有在戰新場上被優勢敵人消滅的危險；抓住了老的，然而搞不出新的；假如轉移的兵力是不多不少，其危險則更大，因為這樣一來，自己可能在新舊戰場上都站不住，丟掉了老的，又抓不住了新的；所謂「駝子跌筋斗」，兩頭不着實，但所有這許多困難是在雙方勢均力敵的情況下產生的，今天的情形是，國軍在隨海路北的兵力，已經削弱到一種程度，足以容許共軍轉移充份強大的兵力開闢另外一個戰場，而不致根本地影響舊戰場的態勢，這是一；其次，從共軍方面說，和國軍兵力逐漸削弱相反，他們的力量是相對地和絕對地加強了，這些力量怎樣使用呢？兩種可以的使用方法：一種是依然集中在解放區內，繼續消滅敵人的力量，並進而肅清解放區內的所有敵人，首先完全解放解放區的土地和城市。另一種是留下足夠在解放區內繼續打擊和消滅敵人的力量，而把其他剩餘下來的兵力完全轉移到國民黨區域，以便更有利的打擊和消滅敵人，建立根據地，擴展解放區，把土地革命的烽火燃燒到全中國。根據中共在十年內戰中所使用的策畧以及目前共軍的動向，可以相信，他們好像是拋棄了前者（先肅清解放區，然後向國民黨區發展）的辦法，而是採用了後者（原則上先求戰爭在全國範圍內的普遍發展，然後再一舉肅清所有在全國大小據點中殘存的敵人）。

有很多人想像：戰局的結束大概是南北朝式的，在地理上先取得解放區的完全勝利，然後再取得在國民黨區域裏的勝利；但目前的發展好像是在指示着：戰爭的結束可能是採取一種鄉下入進城的方式：先在全國範圍內求得土地革命和運動戰爭的普遍展開，然後再大踏步地走進所有還能被對方死守得住的城市。

三 展望大反攻

過去一週除掉山東的膠東一角而外，在所有的戰線上都是共軍採取攻勢。

陝北前線：據大公報十七日訊：彭德懷所部有從青澗延川向宜川方向進攻模樣。

豫西前線：陳廣所部連續解放陝北，靈寶，閿鄉，進逼潼關外圍，其進至宜陽，盧氏一線者，則有向陝南發展趨勢。

中原前線：鞏固了大別山區以後，劉部西路解放孝感，威脅武漢；南路攻克宿松、黃梅、廣濟、震憾九江；東路則進至巢縣無為，蕪湖與南京均為之震動。

華中前線：聶榮臻所部渡大清河，克雄縣，平津保三角地帶的戰火又再一次地燃了起來。

豫關前線：在綏中興城一帶，共軍殲滅國軍暫編第二十二師。

這是共軍攻的一面。

在山東方面，膠東國軍自平度前進，佔領掖縣，從即墨前進，攻進萊陽。此外，國民黨海軍曾於九月十二日在烟台附近企圖登陸，但為共軍猛烈炮火所擊退。

這是國軍攻的一面。

戰局的現況如此，將來的發展可能是怎樣呢？

很顯然，國軍的算盤是大家都清楚的。第一，堅持所謂「肅清」山東。第二，肅清山東以後，再把大部兵力轉移到關外，抵禦共軍即將發動的攻勢。第三，「剿滅」中原共軍，使其不致成為國軍的後顧之憂。

國民黨方面的意圖如此，但就客觀的實際情況看來，戰局可能怎樣發展下去呢？

首先，目前山東國軍的處境是這樣的：儘管一路向膠東煙台方面推進，但即是國民黨方面也不能不承認，山東共軍主力還是非常強大，更沒有完全脫離山東。國軍雖然佔領了萊陽，但這方面的主力戰線沒有到來；國軍不能夠在膠東區域，進展自如，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據國方最近消息，黃河北岸的共軍一部已從聯城渡河向魯西集結；這就是意味着：共軍不僅有足夠的力量在山東堅持戰鬥，並且是這一戰鬥已經在逐步展開了。

但山東戰場上國軍最大的困難不僅限於本戰場而已，它還得要進而照顧東北，退而照顧中原。兩者相權，無疑問挽救中原是更加迫切的。就挽救東北戰場言，跟着陳誠的走馬上任，已經有兩師的國軍開到關外。

但誰都知道，爲了挽救東北的局勢，沒有決定性的優勢兵力的增援，不僅不能有補於事，反而會把自己有用的兵力凍結起來，甚至被共軍消滅。在這個意義上，國軍的力量增援東北，共軍毋寧是要舉手歡迎的。關於東北局勢，以下的一段報導是值得參攷的，上海大公報十四日瀋陽專電：

「東北軍事雙方在敵戰狀態，共軍六次攻勢尙無象徵，其主力仍在中長路兩側，其重點則在梅河口西安一帶。據悉，國軍在東北的佔領區仍及百分之七，而人口則爲百分之四十五。土地與人口兩極懸殊，食糧首先成問題。且東北電源小豐滯至遼南高壓線路中途被共軍佔領七段，遼南各地工業與民間用電遲遲不能解決。瀋市入夜半暗半明，工業減產，失業增加。故國軍勢必須設法擴大佔領區以解決困難，但國軍攻勢何時成熟，端賴山東河南戰局之發展；蓋攻勢須用重兵，關內外調動靈活尤爲首要。」

就挽救中原局勢言，山東戰場津浦路東，國軍已調出十幾個旅增援中原。但很顯著的，由於共軍在中原區活動地域的廣大和進展的迅速，調出這一點點兵力，即僅是和其他各方面調來的兵力合在一起，也是不能產生效果的；而且中原戰局一天天在向國軍心臟地帶發展，可以預見，從山東戰場再調出若干兵力，是幾乎不可避免的。這要大大影響目前國軍在山東還能維持着的局部和暫時的攻勢。總起來說，山東戰場國軍的前途將是：一救不了山東，二救不了東北，三救不了中原。一個獵戶同時追趕三隻兔子，其結果是三隻兔子都跑掉了。

陝北戰場上國軍的處境是這樣的，西安有被共軍包圍之勢，國軍主力所在的延安和青澗又被共軍遠遠地拋在後面。守延安呢還是援西安？這是一個難題，共軍不一定打西安；但爲了挽救陳賡部隊在西安外圍和豫西所造成的威脅，陝北國軍已經調出了三四個旅；而且還不得不繼續地調出來，其結果一定是抓不住陝北，又救不了豫西。這就是國軍在他自己選擇的兩個主戰場上的態勢。

說到共軍方面的攻勢目前有的人希望共軍很快過長江，有的人希望東北共軍的攻勢迅速地發動；自然，這兩種希望是不衝突的。共軍會不會渡長江呢？從原則上說，當然會的；並且小規模的遊擊隊的渡江幾乎是隨時可以發生，而且說不定已經在發生，若問大部隊共軍何時渡江，東北攻勢何時開始，那只有事實本身的發展，才能解答了。

（九月二十三日）

“中國非去袁不可”

李岱青

「中國非去袁不可」，這是孫中山先生在三十多年前說的話。那時他已看清了袁世凱的帝國賣國的眞面目，所以號召全國人民起來推翻這個大獨裁者的統治。

現在中國人民又面對着袁世凱以後的另一個大獨裁者，現在我們如果不像卅多年前的孫中山先生那樣下同樣的決心。就要犯大錯誤。爲什麼非推倒這一個大獨裁者的統治不可呢？

這一個大獨裁者二十年來所犯的罪惡，所做的禍國殃民的劣跡，已經是「罄竹難書」。中國歷史上的暴君獨夫的罪惡，和近代法西斯獨裁魔王的罪惡，在他身上兼而有之；而且還得加上最使人痛心疾首不能一刻忍受的，那就是：認賊作父，媚外賣國。

曾有人企圖爲這大獨裁辯護說：他雖然有罪，却也不無微功，未始不可以「將功贖罪」。——但請

問是什麼功勞呢？

這些辯護士說：他曾經在抗日戰爭以前的十年間，從事「經濟建設」與「政治統一」，這是他的「功勞」；然後他又「領導」了抗日戰爭，直到勝利，這又是他的「功勞」。

這種完全不合事實的說法已經越來越沒有人相信了。誰還不知道抗日戰爭以前的十年間，他的中心事業就是以武力排斥異己，鎮壓人民，靠了外國人的幫助連年來不斷地從事內戰，這就是他所謂「統一事業」。而他的所謂「經濟建設」從來沒有給人民一點好處，在那十年間，全國各省連年不斷鬧災荒（如民國二十年全國被災人口在四千萬人以上，民國二十三年水旱災漏及二十七省）；可就是在那十年間，四大家族從窮光蛋變成了「富甲天下」。至於說，他曾「領導抗戰」，那就更是「海外奇談」。誰不知

道，在抗日戰爭前，他是堅持不抵抗政策，妥協政策而對於主張抗戰救亡的學生與人民則堅決實施高壓；誰又不知道，他所以宣言抗戰，只是一因為全國人民的救亡運動的高漲，再因為在「西安事變」中受到了教訓；誰又不知道，在抗戰期中，對戰爭始終採取極息工的態度，他的任務只是阻止廣大人民起來展開真正的全面戰爭，他的希望先是寄托在日本也許還可以講和，後來又完全寄托在第三國的援助上。抗日戰爭沒有被他葬送，已算是萬幸，他有什麼功勞之可言？但是利用了抗戰時期，獨裁者個人的權力更集中了，四大家族的財富更擴張了，於是抗戰結束後，他又企圖獨享抗戰的果實。爲了壓制人民的民主運動，進行內戰，鞏固自己的政權，他不但向美帝國主義出賣主權，換取援助，而且勾引日本的帝國主義分子重來中國，做他的幫手。這樣看來，在中國人民的功勞簿上，他那裏有一筆功勞可以記載？如果說他有功於四大家族，有功於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有功於壓迫中國的帝國主義者，那是不錯的；不但有功，而且有大功。但如果說他對中國國家和人民有什麼「功勞」可以抵消他的罪過，那是完全不合事實的。

也會有人企圖爲他辯護說，這大獨裁者的統治雖然是有罪的，但許多壞事都是他手下人做的，他也許

並不知情，所以爲了「公平」起見，不能叫他一個人負責。

這種口說「公平」的辯護士其實最不公平。誰不知道，在這大獨裁者的統治下，一紙「手諭」超過一切法律條文的權力，一切大政方針，決定無不取決於最高一人的意志。再說，在這大獨裁者的統治下是建立了一整套的統治機構，從最高的一人到最下層的鄉保長。固然並不是每一個下級官員的所作所爲，都經過最高一人的知情核准；但是這整個的統治機構是在這一人之下依據統一的目標和任務而組織起來的。所以縱然是一個鄉保長對農民敲詐盤剝的罪行，也該叫那最高指揮者負責，那才是十分公平的。所謂專打蒼蠅，放過老虎的做法，誰都知道，只是統治者的一種欺騙手法而已。

最後的一個人

自然，我們也不是說，一切罪行都只是這一個人造成的。我們是說，在他身上既代表了禍國殃民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統治勢力，又反映着美國帝國主義殖民地化中國的陰險企圖。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爲了統治人民，向來總要從他們自己的隊伍中，推出一個人來當「領袖」，好組織起一套統治機構與武力，以保護

他們的利益；帝國主義爲了要當中國的主人，向來都要在中國選定一個在他們看來是最「強」的人，用來做他們的工具。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最高領袖，同時也就是侵略中國的帝國主義者的工具。所以在這一個入身上就代表了全部中國人民的敵人，當今這一個大獨裁者就正是在中國人民的敵人中的最集中的，最高強的，也是最後的代表人。

爲什麼說是最集中？因爲從前中國同時在好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支配下，他們常各自挑選其代理人，互相競爭。於是在中國的大資產階級中也就分爲幾個陣營，互起爭執。但是現在，美帝國主義已是對於中國唯一的支配者，日本帝國主義分子也受令於美帝國主義。同時，在中國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中，儘管也還有齟齬爭執，但已共同感到崩潰的危機，像蛆虫一樣地都湧集到一起了。

爲什麼是最強強的？因爲比起中華民國第一個大獨裁者袁世凱和繼袁以後的一個個軍閥統治者來，無疑問的，這一個獨裁者是高強得多的。他已練成了一支在中國歷史上空前強大的反人民的軍隊，他並從美帝國主義得到了如此巨大的實際幫助，足以令過去的一切軍閥羨慕。他又累積了豐富的統治經驗，修成了一套最會投機取巧，翻雲覆雨，虛張聲勢，既狠毒

又狡猾的本領，爲一切舊式的統治者所望塵莫及。

因爲最集中的，最高強的，所以除非用最強大的人力量，便不能使他毀滅；而有了最強大的人力量做保障，我們可以相信，將不會再有新的獨裁者繼起。當年在孫中山在討伐袁世凱時曾說：「袁氏既去，……決不會使謀危害民國者，復生於國內」。但是袁世凱的統治並不是直接由人力量來推倒的，所以新的袁世凱又一個個地繼起了。這自然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教訓。我們一定要用廣大人民力量從根推翻反人民的統治勢力，而叫這一個大獨裁者送終，使他成爲人民的敵人的最後一個代表人。

同時我們還看得出，在袁世凱的時候，固然帝國主義都嘉獎他，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都擁戴他，但是到他的地位搖搖欲倒時，他們就都逐漸捨棄了他，因爲他們相信除了袁以外還能製造出更「強」的更「好」的代理人，還能推出更「強」的和更「好」的領袖。但是現在的情形不同了。這個大獨裁者所做的一切。固然還不能使他的主人完全滿意，所以從主人家裡派來的「欽差大臣」罵他所領導的機構貪污、腐敗、缺乏效率等等；但是「主人」並沒有捨棄他的意思，還是要盡力支持他。這就因爲，美國帝國主義者也能看出，這已是他所能找到的最強的代理人，如果捨棄

了他，已不可能找到別的更「強」的人了。同樣的，在中國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中，縱然對於他們中的這個「領袖」，也不免有些不滿意之處，甚至暗暗腹誹，但是請他「下台」的意思是沒有的，因為他們知道，如果在他們自己中沒有更「強」的人出現，請他「下台」就是十分危險的事。

由此可見，因為這是中國人民的敵人中所產生的一個最高強的最集中的，最後的代表人，所以他的倒掉也就意味着壓迫中國人民的全部反動勢力的崩潰，也就意味着中國人民被剝削壓迫的舊時代的結束。因此，一切在中國國內和國外的中國人民的敵人都把這個大獨裁者當做最後一張牌，在這上面孤注一擲，賭他們的命運。也因此中國人民，要想推翻這個大獨裁的統治，如果不全心全力地搏鬥，是決不可能做到的。

幾種幻想

在這一問題上，可以看到還有種種不同的幻想，有人想要反對這個大獨裁者而不去真正依靠廣大人民的力量，也有人以為不必牽涉到美帝國主義問題，或不必牽涉到土地問題的解決一類問題上去；還有人幻想可以不根本推翻这个大獨裁者的統治而就可以實現

民主的中國；也有人想，目前再觀望一下，且等這個大獨裁者快要覆滅的前一刻再決定態度不遲。

諸如此類的想法，我們以為，都是錯誤的幻想；這些想法一定會，而且有些是已經在事實前而碰壁。

如果不依靠人民力量，究竟依靠什麼力量來反對這個大獨裁者呢？那就勢所必至於寄托希望在美帝國主義身上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內部矛盾上。但事實上，如上節所述，這個大獨裁者已是美帝國主義和中國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所選定的人，除非他們能找到比他更「強」的人，他們決不會捨棄他。但更「強」的人是不可能有的了。而且中國人民反對大獨裁者一號的原因決不是為要有二號來代替他，反動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緊緊地團結在這個大獨裁者四週，美帝國主義死命地支持這個大獨裁者到底，這都是不容否認的事實。誰要否認這事實，誰就一定會因自己的幻想而碰壁，碰得頭破血流！

於是不要牽涉到美帝國主義的問題也就不言而喻。問題並不在我們要不要惹美帝國主義，而是他硬要來惹咱們中國國內問題。也許有人以為，固然不能不牽涉到美國，但不必反對他而可以「爭取」他，如果我們能「爭取」到美國來同情咱們的民主運動中的可敬的「領袖」們，而願意少支持那個大獨裁者，那

豈非再好不過麼？我們必須指出，誰要以這樣的夢想來自娛？別人當然無法來反對他；但是應該記住，張君勳的墮落就是反映這種夢想的實際。張君勳確然是「爭取」得了美國的同情，那只因爲他已願意和大獨裁者「合作」！

於是不要牽涉到土地改革一類問題，也就不難解決了。什麼叫做依靠人民力量來反對大獨裁者呢？就是動員最廣大的人民力量來壓倒因帝國主義的支援而十分強大的獨裁者的力量，同時讓最廣大的人民翻身，以剷除大獨裁者勢力的根基，原來大獨裁者之所以根深蒂固就因爲他的統治建築在土地剝削的基礎上的原故。一切國內和國外的反動勢力給與大獨裁者的使命就是要他維持封建式的土地剝削，制止人民的翻身。千百萬農民不能翻身，我們就不必希望大獨裁者統治的真正崩潰。這難道不是事實麼？凡是討厭人民的翻身的人，多多少少就會覺得，在這大獨裁者身上也未始沒有若干「可愛」之處？

不推翻這個大獨裁者的統治，能否實現民主的中國呢？政治協商會議的失敗已足夠證明這樣做是行不通的了。一年半前，中國人民熱烈歡迎政協決議，顯然是表示着這樣的情緒；好吧，既然你這大獨裁者已讓步到願意接受某些限制，那就讓你還保存着你的地

位，只要你來阻撓中國和平地，漸進地在民主的道路上前進。」但是大獨裁者却用一連串行動來答覆人民的寬容：「呸，不要以爲我真的讓步；只要我還在，你們就不用幻想我會讓民主實現。」接受了這樣的警告，如果還停留在政協會議的方式中，那麼中國人民就都成爲被愚弄的傻瓜了。

至於說，老虎讓武松去打，自己準備着去踢死老虎的屁股，那固然是「聰敏」的辦法，但如果大家都採這種態度，大獨裁者就永不會「死」了。而且這種辦法中又未嘗不包含一種觀望態度：究竟是武松打死老虎，還是老虎咬死武松，還是「兩敗俱傷」，且讓我們等着瞧吧。這便可成爲大獨裁者所藉以苟延殘喘的一種心理，那也是不待言的。

這裏沒有傍徨

只有在我們把這一切幻想撤除的時候，我們才能嚴肅地看到今天中國人民鬥爭的性質，也才能够明確地看出明天中國政治的光輝前途。

當前中國人民鬥爭的性質是什麼？是要根本改變中國人民在近一百年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命運中所過的悲慘的生活，在這一百年來，一直到現在，中國

人民不斷地面臨着亡國的危機，身受着一重重主人的皮鞭和鐵錘，但現在中國人民將通過這鬥爭而取得徹底的解放了。於是這個鬥爭就不能不表現為正面的，根本的推翻這個大獨裁者的統治。也因此，在國內外的中國人民的敵人也就用盡一切力量來支持這個大獨裁者的統治。

一切反對人民的自由解放的人，如果不改變態度，都會或遠或近地團聚到這大獨裁者的寶座。而一切真心誠意爲了中國民族和中國人民的真正利益而奮鬥的人都要團結起來爲推翻大獨裁者的寶座而努力——這個寶座的翻倒所表現的意義不是別的，就是中國民族的舊時代的結束，而民主自由的新時代也就跟着開始了。

聯合政府仍將是解決中國新時代開始時的政權問題的方式，那是一定的。這個聯合政府將建築在廣泛的民主的基礎上而斷不容許大獨裁者及以他爲首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集團參加在內，那是一定的。

當前的事實完全證明，中國人民已經有了充分的力量，是能夠而且敢於在這樣的鬥爭中取得勝利的。對於我們每一個人，問題也就是，敢不敢和人民一起去取得這樣的勝利。在這一問題上是不能有徬徨的。

九月二十一日

喬木：

替美國算命

美國反動份子大言不慚，說這個世紀是美國世紀，這個世界是屬於美國的。兩年以來，言經濟，世界各國到處泛濫着美貨，言政治，美國反動派的魔掌差不多伸展到這一個世界所有的地方。就中國而言，這情形尤爲嚴重。我們往往聽到人說，中國反動派並不可怕，可怕是替它撐腰的美國；美國可怕的程度究竟怎樣呢？橫衝直撞的美國，其前途又怎樣的呢？喬木先生的新著「替美國算命」，根據嚴密的科學分析，用最通俗的語言，深入淺出，回答了這一些千百萬讀者所最關心的問題。凡關心中國前途與世界前途的人，不論是那一界的人士，不可不讀。

中國出版社印行
每冊二元五角

論世界局勢

鐵生

從馬歇爾計劃談到聯合國大會

一

美國帝國主義者正陶醉于獨霸世界的好夢。怎樣才能獨霸世界呢？華盛頓的想法大概是：這需要儘速締結德日和約，而使得美國及時的控制歐洲和遠東，並且美國速進行控制中東以作爲歐洲和遠東的橋樑。自然，在華盛頓的心目中，對德和約的締結却更是一件大事。

締結對德和約既更成爲華盛頓心目中的一件大事，於是離開了莫斯科外長會議的山姆叔叔，便又把目光注視着十一月間的倫敦外長會議。

從莫斯科外長會議到倫敦外長

一一

會議，美國在下着兩着棋：一着棋是杜魯門主義，一着棋是馬歇爾計劃。但由於杜魯門主義在莫斯科外長會議上所放的一炮並沒有嚇倒蘇聯，於是補充杜魯門主義的馬歇爾計劃便成了美國對付倫敦外長會議的另一着重要的棋。

然則馬歇爾計劃的這一着棋究竟怎樣下呢？

爲着不蹈美國在莫斯科外長會議里的覆轍，馬歇爾計劃在給倫敦外長會議一個「既成事實」，而這時也就在實行美國的擴張政策。因此，馬歇爾計劃雖然披上了一件經濟援助的外衣，但這件外衣却遮掩不住牠的政治企圖。

談到馬歇爾計劃的政治企圖，

我們特別要提出的有四點：

第一，美國以金元引誘西歐各國而使得她們組成美國領導下的西歐集團，自然，這里所談的西歐集團並不僅僅是經濟上的西歐集團，而且是政治上的西歐集團；

第二，在西歐各國里，美國特別拉攏的是革法，不過她對英法的拉攏其實是在控制英法，這樣，她一方面想使英國做她的「小伙計」，一方面想使法國做她的「附庸」；

第三，美國的所謂經濟援助，她的主要目的乃在於優先復興西德，而以控制魯爾爲控制西德的基礎，以控制西德爲控制德國的基礎，以控制德國爲控制歐洲的基礎，因此，她一方面企圖打破英美共同管

理魯爾之說，而從英國手裏奪取魯爾的控制權，一方面不但企圖使東歐新民主國家在工業上落後，甚至企圖使法義在工業上落後；

第四，美國盡可能的分化東歐新民主國家，而把牠們拉到自己的一邊，藉此來孤立蘇聯。

請看一看，馬歇爾計劃的這四種政治企圖如果實現了，美國在歐洲的這種擴張政策如果成功了，那麼美國對德國問題的片面解決，這難道不是倫敦外長會議上的一個「既成事實」嗎？

不過，問題的中心當然不是在于說，而是在于做，馬歇爾計劃究竟做到了什麼？這却是我們所要問的。

三

提起了做，馬歇爾計劃在實際上却是一個空城計，我們之所以要這樣說，乃因為：

(一) 這個計劃的本身並沒有什麼計劃，牠在以金元為餌來引歐洲一切嗷嗷待哺的國家上鉤，因此，牠要根據的便是這些國家所擬定的經濟計劃，自然，不管這些國家擬定了什麼計劃，都是要經太上監督的美國的「核定」；

(二) 而且，這個計劃所用的「餌」——金元，又是一張空頭支票，牠是不能立刻兌現的，要兌現，還要等到明年美國國會開會核准後才行，萬一國會竟拒絕了，則這一張空頭支票就成了一張永不兌現的支票了。

不過，儘管馬歇爾計劃是一個空城計，但牠做起來却是咄咄逼人的如：

(一) 如上所述，馬歇爾計劃的政治企圖固已不能為一件經濟援歐的外衣所遮掩，但美國還怕歐洲上鉤的國家有所誤會，當馬歇爾說明他的計劃的時候，美國農業部長

安德森便旁敲側擊的說：美國的糧食並不僅僅是飢餓人民的救濟品，而且是把華爾街統制思想灌輸到其牠國家的政治工具，凡是沒有接受馬歇爾計劃的條件的國家，都不能得到美功的糧食，他彷彿是說：不但美國的糧食是這樣，就是美國的「金元」也是這樣；

(二) 美國既想優先復興西德，而使東歐新民主國家甚至法義都在工業上落後，馬歇爾計劃就特別重視魯爾工業的優先復興，牠不但藉口魯爾有足夠供歐洲之用的煤礦，而認為波蘭或羅馬尼亞無需再設立鑛廠，甚至還要把法國洛林的鐵運到魯爾去提鍊一下；

(三) 美國既又想從英國手裏奪取對魯爾的控制權，七月三日，美國伏里委員會就曾在一個報告上警告着英國說：英國一定要「在同我們佔領區經營魯爾的問題上屈從我們自己的條款，而作為繼續添加

貸款的條件」，在這里，顯然的，伏里委員會所說的正是美國鋼鐵托辣斯（摩根及羅克菲勒一流大資本家的）要說的話，因為牠是想獨佔魯爾的；

（四）再進一步說，美國不獨想以取得對魯爾的控制權而作為英國繼續添加貸款的條件，並且想以要求英國參加十六國經濟會議所討論的歐洲關稅同盟而作為她繼續添加貸款的條件，這就是說，英國要完全取消消帝爾的特惠制，而美國在日內瓦國際貿易會議里未曾促成的事情，她却想藉馬歇爾計劃的幫助而使其成功。

以此，我們可以看出，馬歇爾計劃在本身上既包含着矛盾——在表面上裝作「慷慨解囊」的姿態，在實際上却還是「一文莫名」——不但顯出了美國在國際間的矛盾，同時又顯出了美國內部的矛盾。

怎樣講呢？

先從美國在國際間顯出的矛盾講起，這可以從（一）第一次巴黎會議，第二次巴黎會議，十六國經濟會議，（二）英美魯爾會議，英美法三國會議，及（三）英國的金元恐慌和法國的金元恐慌三方面來看。

從第一方面來看。由于蘇聯的退出第一次巴黎會議以及東歐各國的拒絕參加第二次巴黎會議（更談不到十六國經濟會議了），美國分化東歐新民主國家而藉此孤立蘇聯的企圖失敗了，其結果自然顯出了美國和東歐各國的矛盾。而英國之在十六國經濟會議上反對成立歐洲關稅同盟，再加上日內瓦國際貿易會議之虛耗五個月，美國副國務卿克萊頓之和英國貿易大臣克利浦斯商談英美關稅問題而沒有結果，以及參加第二屆國際銀行和貨幣基金會議的不列顛聯邦和殖民地代表之決定提議各該政府採納「修正形式

」的帝國關稅同盟計劃，却又顯出了英美的矛盾。至于美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之間所顯出的矛盾，就在挪威特別對於歐洲關稅同盟問題採取保留的態度。

從第二方面及第三方面來看。雖然英美已決定德國英美佔領區鋼產每年提高到一千零七十萬噸（一九四五年波茨坦會議上所規定的德國鋼鐵工業水準為年產五百八十萬噸），但這不但沒有消除掉英美五爭魯爾的矛盾，而且又顯出了美法的矛盾，因為美國的優先復興魯爾的，復興西德却會威脅到法國的安全。反映法國外交部意見的「世界」晚報之在德境佔領長官發表聯合聲明後認為「這計劃發表得太快」，會妨礙將來倫敦外長會議上的討論，正表示法國不滿的一斑。即以急需美國援助的英法金元恐慌而論，這同時也以英法一方面減少美國輸入（英國曾以此要求美國修改英美貸

款協定上的第九條禁止歧視(一)款)，一方面企圖向蘇聯購買糧食而說明了美國和英法的矛盾。

再從美國內部所顯出的矛盾講起，儘管共和黨支配着國會又控制着杜魯門政府，可是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的矛盾，以及杜魯門政府和國會之間的矛盾，却會以大選的日益接近而日益顯出。如十六國經濟會議的修正後報告書之要求美國撥款二百二十四億四千萬美元，(其中一百九十三億一十萬美元須由美國國會通過)，克萊仍以爲數字太高而難爲國會所通過，以及杜魯門，馬爾歇之爲通過臨時對歐援助(特別是對法國及義國，以妨兩國左傾)而需要召開國會特別會議，共和黨則以爲可以不必，這都顯出了上述矛盾的存在。

國際及國內的重重矛盾，然則建立馬歇爾計劃的馬歇爾怎樣才能打破牠們呢？

四

爲着打破國際及國內的重重矛盾而實現馬歇爾計劃，馬歇爾在倫敦外長會議未開以前却不能不重視另一個重要的國際會議——第二屆聯合國大會。馬歇爾之對第二屆聯合國大會的重視，這在他促成泛美聯合公約以加強自己在大會上的聲勢這一點上就可以看出。顯然的，馬歇爾是要利用這屆聯合國大會特別提高美國的地位，來抑制美國在國際間的矛盾，並且要以抑制美國在國際間的矛盾來抑制美國內部的矛盾。再明白的說，馬歇爾是要在聯合國大會上利用聯合國做美國的擴張工具。

自然，當馬歇爾想在聯合國大會上利用聯合國做美國的擴張工具時，他是不會忘記德日和約的。他在聯合國同志會上指出「我們必須設法改善聯合國機構本身的程序和組織」以後，接着就表示「我們必

須努力完成其餘的和約」，這便是一種証明。

就由于馬歇爾想利用聯合國做美國的擴張工具，在聯合國大會開幕後的一天(十七日)，他對美國的眼中釘蘇聯便發動了外交戰。當時馬歇爾所談到的如(一)「限制」否決權問題，(二)「和平安全臨時委員會」問題，(三)朝鮮問題，(四)原子能問題，(五)裁軍問題及(六)巴力斯坦問題，主要的就在取消安理會大國的否決權並另設一個僭越安理會的「和平安全臨時委員會」。他以爲美國在聯合國大會既擁有多數的傀儡而以美國主子的利益爲依歸，因此他就不難以名義上的多數來脅迫蘇聯。如果他這樣的企圖能實現，他又以爲聯合國自然是會做美國的擴張工具的。

在這里，我們要知道，馬歇爾之提議「限制」安理會大國的否決權，不僅僅在于取消五強一致的原則而

摧毀聯合國的基石，並且在于不顧蘇聯的反對而由美國單獨解決國際間的問題。美國既準備舉行對日和約預備會議而不要蘇聯參加，同時她還企圖解決德國問題而拒絕蘇聯過問。法共之批評馬歇爾的提議不僅僅在于「破壞聯合國機構」，也不僅僅在于攻擊蘇聯，而且在于準備一種不同蘇聯商量就決定德國問題的根據，這實在是一針見血之談啦。

不過，馬歇爾的如意算盤却打錯了，他在聯合國大會上放了一「炮」以後，不但蘇聯的報紙會指出他企圖給安理會以致命打擊，不但法共和英共的報紙會斥責他在破壞聯合國，不但義國社會黨和共產黨的報紙都認為他找干涉巴爾幹的藉口並企圖摧毀聯合國，就是英國的一般報紙也懷疑他的提議對於維持和平會不會有任何的改進。甚至在對馬歇爾的提議顯然採取冷淡態度的許多歐洲國家里，英國不但對於另設「和平安全臨時委員會」的提議也顯然冷淡，而且不支持「限制」否決權的提議。此外法國也會在聯合國大會以前表示反對否決權的取消。這樣，在五強里支持否決權的改變的就只有美國一國了。這實在是馬歇爾的悲哀，也就是美帝國主義者的悲哀。

美國新國防部長

福萊斯脫爾真面目

不知底細的人，通常把福萊斯脫爾 (James V. Forrestal) 看成個坦率 and 善的國際銀行家。他整天仰着烟斗，常常告訴人家，很久以前，他在普林士敦一次拳賽裏把鼻子打腫了。

但是，許多其它方面的可靠材料却會告訴你不同的事實：他原來是德國托辣斯的建造者，德國顏料托辣斯 (德國最大托辣斯工業) 戰時的首腦人物。

摩地氏所編的「工業家小傳」是華爾街的標準指南書籍之一，該書的一九四〇年版及一九四一年版上明明寫着福萊斯脫爾是德國顏料托辣斯美國分行的副董事長。

福萊斯脫爾加入該分行是在一九三九年十月，那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爆發了，在這之前，和德國大資產者早已有着非常密切的交情。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曾任狄隆里德公司的董事長多年，那公司是世界最大的國際銀行之一。該公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和煤油大王的大通銀行以

反之，回答馬歇爾「第一炮」的蘇聯外次維辛斯基的演說，却給了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應聲虫以重大的打擊，並給了許多人以良好的印象，他會一方面指出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及馬歇爾在聯合國大會上的提議都在破壞聯合國，指出杜爾斯，伊東等戰爭販子都是最厲害的好戰份子，一方面又聲明蘇聯堅決遵守憲章，遵守五強一致的原則，同時還提議大會要求美國，土耳其和希臘制止新戰爭宣傳，以及重申儘速實施裁軍決議和廢止原子武器（及其他集體毀滅的主要武器）決議的必要。而維辛斯基之保證蘇聯無意于發動戰爭，這更得到了各國代表的一致重視。

馬歇爾既打錯了算盤，我們可以預料，美國在聯合國大會上的地位不但不會特別提高，而且反會相當降低，爲什麼？因爲現在的聯合國雖然非常不健全，但不會成爲美

國的擴張工具，倒會成爲美國實現擴張計劃的一種阻碍；同時我們又可以預料，美國在國際間的矛盾不但不會以大會而遭受抑制，而且反會以大會而更加暴露。因此，美國在大會上的企圖一定是會失敗的。因此，美國在將來倫敦外長會議上的企圖也一定是會失敗的。

及摩根家族合作，購買了德國和意大利許多銀行及獨佔工業的大批股票。

更在一九二五年以巨大資本供給德國的鋼鐵托辣斯，而鋼鐵托辣斯的股份，很大部份是在顏料托辣斯手里的。福萊斯脫爾和德國顏料托辣斯的親密關係就開始在那個時候。

福萊斯特爾的公司是華爾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重新武裝德國的先鋒。在該公司以及英國的許洛德公司（另一國際性的大銀行）的影響之下，德國的鋼鐵大王們，西門子電汽托辣斯以及其他托辣斯獲得了大量的新鮮血液，把希特勒扶上了台，終于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如今，狄隆、福萊斯特爾，哈立曼（現任美國商業部長）及其大盟友摩根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正在德國爭取更多的股份，重新建立德國的托辣斯，重新武裝德國。他們的主要目的是要利用德國爲基地，來獨霸世界。

美國侵略者要找一個和德國獨佔企業關係很深的人，担負起美國軍隊首領的責任，來達到此項目的。從華爾街大老闆們看起來，福萊斯特爾實在是再合式也沒有了。（佩）

美國怎樣侵略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

目的在那裏

大約在二月底三月初，美國的通訊社發出了一條華盛頓電訊，說英國在二月二十四日給美國一個臨時緊急通知，聲明在三月底以前，決定撤離希臘，希望美國能夠接替英國的任務。這可把華盛頓的空氣，弄得非常緊張。跟着杜魯門就在三月十二日發表了一篇「激昂慷慨」的演說，他呼籲必須在三月三十一日以前，「援助」希臘，他也同時要援助土耳其。這就是大家的知道的成爲杜魯門主義的那篇演說。

其實，所謂緊急通知云云，完全是一種宣傳，美國在去年十二月裏早已知道英國打算從希臘撤退，因爲英國的經濟情形相當嚴重，再沒有力量把錢化在希臘，所以不得不撤退。宣傳的用意，不過是想激動一下資產階級的情緒，便於在國會順利通過對希土的所謂「援助」而已，這是杜魯門的一點小噱頭，無關宏旨。問題是，究竟美帝國主義的侵

略希臘，其主要目的在那裏呢？

一方面固然是英國讓出來的一個市場，機會難逢；另一方面，中東的油田美國大資本家正用一切的力量和英國搶奪，他們要從波斯灣敷設一條油管，長達一千英里，直通地中海邊的海法，而欲保護中東的利益，這個東地中海海上軍事要地的希臘，似乎必須掌握在手裏才放心，總括一句，是爲了美帝國主義的經濟利益。當然，誰也沒有否認，美帝國主義侵略希臘，也包含有反對東歐新民主國家和反對蘇聯的內容，可是那到底遠了一層，眼前直接受害者，除了希臘人民還有誰呢？

用什麼方式

美國侵略希臘的方式（也是侵略一切國家的方式），表面上看來好像自己先要化本錢，貸款三億美元，所以叫做「援助」，但實際上是一本萬利的交易，因爲化這筆錢就可以取得希臘反動派雙手拱奉出來的希臘一切主權。且看這

希臘的？

施艾

★影面的國中

三億元貸款的條件。條件共十二項，其主要的如下：

(一) 希臘必須保證，充分利用美國物資，以調整希臘本國經濟制度及機構，以達到預期的效果；

(二) 希臘當局必須給派赴希臘執行「援」希計劃的美國代表團團員，以一切可能的便利。

(三) 美國代表團團員享有至希臘各地視察的絕對自由；

(四) 美新聞記者和廣播員（按指美帝國主義的爪牙）在希境有旅行的自由；

(五) 希臘不得動用「援」希計劃中各項物資償付外債。

用什麼來保證呢？便是所謂「監督」制度，從軍事政治一直到財政經濟，美國都要派顧問團，一切在顧問團的指揮和支配之下來進行。這就等於是希臘反動政府之上，設立一個美國人的太上政府。接受了這種條件，本來已等於完全喪失了自己國家的主權。美國巴爾的摩太陽報曾這樣說：「這些條件使我們美國人實際上可以在希臘為所欲為，只是不要使希臘現政府垮台。」可是，從文字裏還不能看到實際的嚴重性。實際

怎樣嚴重呢？

三億美元貸款的分配，據美國「援」希專員葛立斯華說，其中一半，即一億五千萬美元，將用於希臘的軍事配備，使希臘能消滅國內的游擊隊，其餘一半則用於糧食，建設等等。這種分配還不是一定不移的，另一個專員麥基說得更為明白的，他說，游擊隊繼續活躍，勢必將

用於經濟方面的款項用於軍事。可見，美國拿出錢來，並不像杜魯門所說的是「救濟」，相反，根本是為了屠殺希臘人民，鎮壓希臘的民主解放運動。所以在七月初，美國又給五千萬美元的物資，那就完全是供給軍用的。

軍事列第一

軍事既然列為第一，首先便是

數量龐大的美國軍事人員派往希臘，他們的任務不僅裝備和訓練希臘的反動派軍隊，而且參加並指揮對希臘民主軍的作戰。美國的軍火早已大批運往希臘，從九月一日起，所有希臘反動派軍隊的給養，一律由美國供應，以代替英國；美國也已開始訓練兩萬希臘新軍。七月十五日起，美國的軍事代表團長及重

要團員，駐希海軍武官等，都已正式成爲希臘國防會議中的一員。民主軍總司令部於七月中，曾列舉美英軍事人員直接參加希臘內戰的許多事實，其中包括轟炸、作戰、指揮等，並且有被民主軍俘虜的，人證物證俱在，還有什麼可以抵賴的嗎？可是儘管如此，仍然不能挽救希臘反動派軍事上的失敗，於是最近美帝國主義還打算組織所謂美籍希臘人民的「志願」軍，派往希臘，這是非常嚴重的一件事。正如捷克的「普拉佛」報所說，「美英在希臘扮演十年前德意在西班牙所扮演的同樣角色。」意大利首先干涉西班牙，德國的角色——把意大利推在一旁，以供給軍火、教官、飛機，甚至戰艦和海軍來干涉——今天則由美國在扮演了。」情形確實有點相像。

英國駐在希臘的軍隊六千人，迄今未撤，原來本說三月底一定要

撤退，爲什麼又拖上快半年了呢？英美方面都認爲這是「希臘的一種「穩定」因素」，因此，美國還沒有找到適當的藉口派軍隊到希臘去之前，不得不借重英軍，美國要求英軍緩撤，兩方陸軍部曾爲這問題再三商談，從華盛頓談到倫敦。而希臘的國防會主席范尼薩羅斯則迫切希望美軍開去，他曾公開說：「美軍在希臘的出現，將可以阻止游擊隊的「外來援助」(?)」。這裏所謂「外來援助」，也就是在安全理事會中開得很兇的謠說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三國接濟民主軍並侵入希臘邊境的案件，拆穿其內幕，無非是美帝國主義想藉口派兵而已。

美國還有一個打算，是想把土耳其軍隊調入希臘北部，將土耳其邊境一帶希臘領土，劃給土耳其統帥部管轄，希軍則集中去進攻民主軍，美國可以支持要求英國把塞浦路

斯島讓給希臘，作爲補償。如果這個計劃實現，希臘還成爲一個國家嗎？

操縱了一切

當美國侵入希臘之後，希臘的反動派就開始大掙人，迄今數達十幾萬，這件事已有充分證據，證明是在美國大使直接指揮下進行的，希臘反動政府的前首相麥克西摩斯會先與美大使商談，美大使也直接表示意見，之後，麥克西摩斯公開說「美國贊同此次捕人之舉」。美國完全是操縱希臘內政最露骨的，要算這次希臘反動內閣改組的過程。事前，美國報紙忽然責罵起希臘反動政府人員的「身敗名裂」，「貪污瀆預」來，主張換一些同樣溫順的能夠執行美國政策的「新人」來代替；不久內閣就垮了台，「征剿」無功是主要原因，但也正因此不能使美國主子滿意。而在新閣的組

織中，則完全秉承美國的旨意，才平平無事。薩爾達里斯先組成了保皇派的一黨內閣，美大使即命令公安部長麥爾法斯退出新閣，這因為薩爾達里斯沒有能完全依照美國計劃去做，美國是要來粉飾一番的，不希望是個一黨內閣。果然，這個內閣幹不下去，又由自由黨的索佛里斯出來，組成了兩黨混合內閣，這才造到了「美帝國主義的民主櫥窗」。在這個組閣的過程中，美大使的策劃還嫌不夠（薩爾達里斯公開發說美大使館參與內閣改組事，索佛里斯組閣前也數度與美大使會商），杜魯門還特地派了一個特使——國務院近東司司長澤德森前協助。美國在政治上控制了希臘的反動派，還有什麼比這更厲害的呢？

經濟上的侵略，本來是美國的主要目標，一切軍事上幫助希臘反動派鎮壓人民解放運動，政治上控制希臘反動派聽其指揮，都是爲了一個經濟侵略的目標。把希臘變成美國的殖民地，任憑它去榨取奴役。所以貸款條件一簽訂，美國的鋼鐵公司和五個工程公司，馬上就和希臘反動政府訂立了八千二百四十萬美元的合同。美國探礦公司祇以每年一萬元的租金，獲得一個很大的鉛礦，而且還免除捐稅；美國的一些企業公司和康采因，紛紛準備在雅典等地設廠製造日用品，建築自來水工程，購買一切的大公司，包括英國電力公司和航空公司在內。這家公司一九三八年創立的希美航空股份公司，本來百分之七十股票屬於希臘的，美國以非法手段攫取了百分之四十，後來竟全部吞沒，最後還是英國出來調解，於是變成了希英美三國的股份公司了。希臘的出入口貿易，成立了管理處，由美希各派三人共同負責。這樣來掌握希臘的一切經濟命脈。

據可靠的消息，在那貸款協定

的未公佈條件中，希臘把一部分領土租讓給美國建立海空軍基地，美國準備在洛夫米爾島建海軍基地以控制達達尼爾的出路，在馬其頓和帖撒利建立空軍基地。希臘的反動派和中國反動派一樣，從海上到陸上，從空中到地下，什麼都出賣了。美國在希臘的侵略行爲，正是中國的一面鏡子。

並且不會頂事

但是，希臘也與中國一樣，人民的力量日益強大，尤其最近以來民主軍的勝利，以及在全國人民要求之下而建立了人民的民主政權，將使希臘的解放鬥爭，更加推進一步。英國過去用了一億鎊也即四億美元，聯總用去了三億五千萬美元，但結果是希臘的民主力量一天天強大，反動派一天天削弱，美國的三億五千萬又頂什麼事呢？

★

初秋雜筆

荃麟



★ 一

朱光潛老爺「榮升」爲「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監察委員」了，這是繼胡適之梁實秋等「爲藝術而藝術」大師們又一件值得彈冠相慶的喜事。

朱光潛一向是提倡距離說的美學。近兩年來，據說又在潛心研究克羅齊的美學了，但調子還是一樣。照朱光潛的說法，藝術和人生是有距離的，和現實也是有距離的。所以做藝術家第一戒，就是不能存功利觀念，自然更不能和現實政治有什麼關係。幾個月前，他還在一篇介紹克羅齊的文章裏說：「藝術不是功利的活動，因爲它的目的不在實益…………冬烘學究和政客想利用藝術做宣傳教條和政策的工具，他們都沒有認識藝術是直覺，先于經濟的活動。」（註一）然而事實上，這種所謂「距離」，在朱光潛本人身上却

早已崩垮無遺了，「實益」的「功利活動」大概比「直覺的藝術」究竟來得實惠，而「距離的美」也敵不過做官的有味罷，所以早幾年，他就做了蔣介石三青團「忠實幹部」了，這一回不過是表功得寵，從三青團幹事高升一級成爲正式黨老爺罷了。

在中國「爲藝術而藝術」的理論，一向是奄奄無生氣，這倒不完全是由于群眾的鄙棄，首先是這些「爲藝術而藝術」的大師們，用他們自身的行爲替他們的理論做了最明白的詮釋了，所謂「爲藝術而藝術」也者，不過是「爲實身而裝佯」而已。這種行爲其實毫不奇怪，倒是更分明的証實了一個真理，即是藝術的黨派性與階級性是無疑地存在着的。

可是，儘管這樣，現在却仍然有人在說：「一個有理想，站得住的作家，絕不宜受黨派風氣的左右，而能根據社會與藝術的良心，勇敢而不畏艱苦的創作。」並且希望「使文壇由一片戰場而變爲花園，在那裏，平民化的向日葵與貴族化的芝蘭可以並肩而立。」（註二）這些話無疑是對一些左翼的作家們而發的。在他們總覺得一觸及黨派與政治，就彷彿會要發到藝術的神聖。其實這些話和朱光潛之流指摘某些人所謂「想利用藝術做宣傳教條與政策的工具」，究竟又有多大分別？但可悲的他們竟忽畧了一個事實，就是在

這一「叛亂」「剿匪」的年頭裏，這些專講「藝術與政治無關」的先生們，早就在「爲藝術……」的旗子掩護下，一個個溜上了蔣介石的城頭，準備做血腥的屠殺手了。

想到今天的作家和藝術家一個個被投入監獄，想到魯迅先生「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的詩句，我們禁不住要問一問，今日所謂社會的良心究竟是什麼？藝術的良心又是什麼？要把今天一片血腥的土地，幻化爲美麗的花園，而讓向日葵與芝蘭和平地並肩而立，這除非是天真的幼稚，倒無疑是替那些新貴們在做義務的「宣傳」了。

我覺得最痛快的，倒是朱自清先生最近在清華大學的聞一多先生紀念會上所說的一句話。他說，「聞一多先生做學問的態度，就是處處以「造反」的精神去研究中國文學。」這真是一針見血的話。要講「社會與藝術的良心」，這纔是真正社會與藝術的良心，要問「中國文藝往那裏去？」這纔是中國文藝真正的去路。

(註一) 克羅齊的美學 朱光潛 大公報星期文藝
(註二) 中國文藝往那裏去 大公報五四社論

★ 二

陳衡哲女士在大公報上，發表一篇「需要重來一個人的發見」，這是今天頗爲「時髦」的一種人本主義思想，歷史學家盧于道先生爲她作了一個很有意義的補充，說「人的發見」應改爲「人民的發見」。歷史的真理原本是存在于人民之中，要發現歷史的真理，首先要發現人民，這話是很正確的。但是忽然又來了一位「學者」，說，用「人的發見」爲口號是太含糊一點，用「人民的發見」爲口號，使人感覺到尙有一個與人民相對立的統治者的存在，所以最好用「人性的解放與恢復」爲口號。

「人民的相對名詞卽爲統治者，「人民的發見」，要治者去發現，雖然不是絕不可能，但希望實在太少，要人民自己去發現，就必須爭，或者革命……」

我向來只知道，讀書人往往迂腐得可笑，竟不會想到有時實在是迂腐得可怕，幾千年來，人民縱然生活得比奴隸還不如，但是一個和他相對立的統治者存在，這一點想來多少總能感覺到，就算是豬羊吧，一個人用竿子在鞭趕着牠，大概也不至不知道，或者只有魚蝦之類，游泳在漁夫的籠子裏，怕纔真是渾渾噩噩，連自己身在何處，都不清楚了。而現在我們「人性論的學者」，也竟要把我們貶落到魚蝦的地位，連



上海報上，有一條不被人注意的新聞：

「江西樟樹縣木匠王某，日前打完麻雀將在街上與人聊天，他不說『打完了牌』而說了『停戰』，適為一路人聽到，以為國共停戰，便一傳十，十傳百，聽者無不眉飛色舞，甚至有人搶買了爆竹。」

在這條六號字的小新聞前面，「上海文化界勸亂擴大大宣傳特刊」黯然無色。

★
挨了兩個耳光而打落了

冷宮的湯恩伯，在西安吃緊的時候忽然又有了「召見」的「光榮」。

歐諺說：「人臨死的時候常常會想起他平時虧待過的兒女。」

★

蔣介石在四中全会閉幕的那一天演說：「有人污蔑宋委員（子文）貪污，現在他獻出了大筆的私產。」這筆私產的數目，報載有一千八百億至二千億之多。

CC集團的黨報繼續追擊說這數目底是宋子文身上的一根汗毛，就算他祇有這一點財產的，蔣的話不已經前後矛盾了麼？

能够有這麼多的錢，說他貪污就不能算「污蔑」，說他貪污是污蔑，那他又從

「尚有一個與人民相對立的統治者存在都不許感覺。看他用這個『尙』字，居心是多麼的可怕！古來統治者稱人民為「子民」，現在則改稱「同胞」，這意思或許也正要掩蔽所謂對立存在的感覺，表示文武一體，渾然無間吧。可惜事實的邏輯是比文學的邏輯來得更明白，人民終於還是發現了他們自己，也發現了統治者，於是有了紛爭，有了革命。但這絕不是歷史或人民的錯誤，而恰恰是真理。然而「學者」却栖栖皇皇了，于是人性論呀，道德論呀，東方文化呀，「古腦兒都搬出來，目的無非是想掩蔽這對立的存在或阻止這對立的發展，他們把今天混亂的局勢推諉于國民道德的墮落，一般人性的湮沒，甚至要科學和物質文明來負其責，這樣就把統治者的罪惡的責任輕輕刷掉了。幾千年來治人的哲學，今天又換上了新裝而出現，而我們的

那裏獻得出這麼多的錢來？

★

新生晚報的「怪論」論「親蘇」和「親美」，結論是「如要抬價，乃可拍賣」，意思是那一面錢出得多就「親」那一面。

我看，這筆「夜冷」生意還是做不成的，因為一方面根本不來「喊價」，而另一方面則認為這筆貨他早已付了定銀，拿去拍也無人肯沾手也。

★

就在「黨團決定合併」之日，太子蔣經國自駕轎車一輛，在南京中山東路至大行宮路上將一輛人車壓扁，事後蔣和車夫同到警署，蔣自稱「喝多了幾杯酒」，以致「駕車失慎」，並自願「賠償十萬元了案」。

我想「失慎」的原因，

除出「酒」之外似乎還有「氣」的成份，陳雪屏長青年部，教他如何不「惱火」？

★

杭州報載：「本城延齡路大達菜館門口有一怪丐，用粉筆字『吾地狀』，文曰：

「你有饑色，我有霧糧，你有破褲，我有霧布，你有災難，我來勸亂，你有眼淚，我自心歡，你有面黃肌瘦，我有一只肥狗，你嫌女兒多，我嫌妻妾少，——你有什么？什麼都沒有！凡你所有的，一切全屬我」。

畧加「藝術的潤飾」，馬凡陀先生大可作一首新歌。

• 牛馬司 •

「學者」還要以這套哲學對達爾文重新估價，對斯密斯以至盧梭重新估價，甚至還有人要對「五四」也重新估價，這口氣也着實不小了。但是，仍然也還是迂腐得可笑，試想一想，當東西南北的人民大解放鬥爭已經翻天覆地的起來了，蔣介石的統治已明確地成爲全國人民革命的對象了，人民革命旗幟已經插到大江南北來了，而我們「學者」們還在書齋裏，像煞有介事地在研究「人民的發現」要得要不得，人民的口號可提不可提，以至于人們是否會「感覺到與人民對立的統治者底存在」等等問題，天下寧有比這更滑稽也更可憐的事情嗎？

這位「學者」說：

「在這歷史的遞變中，我們發現了一個真理，即自以爲最聰敏的人物，往往却是最愚蠢的。……」

我以爲，此語誠然。

閑談蔣經國

蜀 客

經過了一陣狗咬狗的「黨內鬥爭」之後，國民黨宣佈爲了「統一革命力量」，三青團和黨合併，於是京滬報上，又拿當今「太子」今後的出處當做關係重大的新聞。

提起「太子」，人們很自然的會想起最近被美國大老板指斥爲「敲詐」的孫科，事實上，不僅孫科的所謂太子派早已烟消雲散，他自己已經成爲蔣家小朝裡一個滑稽角色，而且對於這位望六之年的丑角，再叫他太子也已經不適當了，在今天政治圈子裏，名實相符的太子，誰都知道是最近做了「中委」的蔣經國了。

他是一個頗有一點「父風」的人物，他的半生，也像他父親一樣的充滿了傳奇性的波瀾。

二十幾年之前，當黃埔建軍的時候，「當今天子

」是曾經一度「左傾」和「革命」過的，他爲了要得到鮑羅庭的信任，從他那充塞了三個志裡權術思想的頭腦裏面，忽然想出了一個用「遺子入質」來爭取蘇聯好感的方法，這樣，當時還祇十幾歲的蔣經國，便「保送」到了莫京去了，他成了CY，在蘇聯唸馬克思，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前後，一直就聽不到他的消息，蔣在上海和宋美齡結了婚，前妻之子而且成了「異黨」的他，自然更不被人所注意了。他的名字重新再在當時的地下刊物上出現而喚起人們的注意，大概是在一九二九年他在莫斯科發表了一篇「大義滅親」，痛斥蔣介石叛變革命的時候了，他的那封公開信，當時也曾哄動過一時，筆者依稀還記得最精彩的一段是描寫他父親打母親的故事，今日的衰翁還是當年的浪子，喝醉了酒抓住老婆的頭髮拳打腳踢，再從樓梯上將她推到樓下，也許是兒子寫母親挨打的情狀相當逼真，也許是他在蘇聯唸過一點文藝作品，所以二十年前讀過的這篇文章，回想起來還有明晰的印象。

以後，小蔣的消息又寂然了。這一直要到抗戰開始，中蘇關係好轉，「太子」才以懺悔者的姿態，帶了一位俄國老婆從蘇聯回來。一方面，當時，「領袖」也已經是五十歲的人了，「膝下」就祇是這一個兒子（蔣緯國是戴季陶和一個日本歌妓生的兒子，因爲

戴害怕太大的威風而送給蔣氏爲子，這是公開的祕密（不免有百年之後的打算，二則當時中國抗戰單靠蘇聯接濟，有這麼一個蘇聯回來的兒子多少總也有些政治上的作用，於是儘管宋美齡頗有一點不懌，終於也演了「父子團圓」，洋媳婦穿了紅裙披風拜見父「母」的一幕。

小蔣出國的時候他父親還是一個滿口革命的「總司令」，現在他倦遊歸來，他的父親已經滿口仁義道德的衛道者了。小蔣回國之後，據說第一件事就是「補讀」四書五經，當然還有「曾國藩家書」之類，不必說，小蔣這次回來，早已經不是共產黨青年團了，所以，他就在英雄主義的遺傳，托洛斯基的「理論」之外，再加上了包龍圖式的作風。

三青團成立，蔣本意是想用這個「青年」組織來代替那已經腐化的「黨」，所以他便把他的「二世祖」安放在這個團的領導地位，他從三青團江西支部書記做起，兼任贛南行政專員，在贛南，他開始了政治資本的準備，這就是世所周知的「私行察訪」，「除暴安良」，用陳訴箱「獎勵告密」，不帶衛隊在馬路上散步，和老百姓談話，請新聞記者拍照，起用「青年幹部」，辦「青年日報」，寫似是而非的日記文稿，請新聞文人曹某捧場那一套了。當時，爲了他過去那一點歷史（主要是罵父親那件事吧），在粵贛一帶苦悶的青年人投奔他的不在少數，結果呢，他的「辣手」不下其父，皖南事變之後，經過一個他的親信托派份子的造謠挑撥，這批青年人丟了性命的，也着實不少。

太子在贛南培植了幾年之後，羽毛漸長，他便開始把他的勢力轉向中樞，本來蔣朝廷「宮中」已有毛系和宋系之爭，小蔣跑回重慶，他便名正言順成了「奉化系」，「毛派」的領袖。「第一夫人」出國的時候，毛派在重慶大爲活躍，後來「小蘇州」事件差不多鬧到震動中國的「離婚」，迫得老頭子在重慶山洞林園茶會上，當着中外人士面前公開表示他對「第一夫人」的忠誠，據說「小蘇州」其人之來也，頗和這位太子有一點關係。

這之後，稟承他父親的傳統，他開始搞軍隊了，青年軍成立，他是青年軍總政治部主任，青年軍一名御林軍、太子軍，恐怕這之間也有一點關係，團的中堅份子看中了，他，黃埔也和他勾搭一下，他便拿這兩張牌玩來玩去，但是一則因爲他的性格豹變不定，最貼心的人也不能和他計議機密，二則他究竟是當今太子，一切都要稟承他父親的「密示」，所以玩到今天，除出太子之外還搞不出一個真有實力的名堂，當東北外交特派員，毛子不賣賬，戴雨農死了之後想用「團統」來代替軍統，又被鄧介民捷足先登，這一次「廢黨建團」運動鬧得火熱，滿以爲可以來一個青年部長，想不到CC用小扇子手法逼得在中央團部幹事會上痛罵痛哭一場，「團被黨吞掉」（某報語）青年部長突出冷門，又被CC的新進陳雪屏抓過去了。

誰也不能否認他是一個風雲人物，最少，這太子也比那太子（孫科）強得多，但是，蔣王朝的喪鐘已響，不到「二世」，恐怕就要「變朝代」了。



據東

北解放區
行政委員
會主席林
楓的總結
報告，實
行了土地

北東新的福幸

改革的東北，原來六百二十九萬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已經分得了五百〇七萬垧（每垧十畝）土地，增加了耕地面積十分之一（南滿除外）開荒八十萬垧，恢復了一些工業，特別是與戰爭有關的軍需工業煤礦電器等。實行了新民主教育，培養了七千多幹部。至於政權性質，則貫徹執行三三制，但其內容和抗日時期有些不同，參加民主政權的最低標準，應是不反對土地改革。

解放區現有多大？

據中共軍總部的公報，截至今年六月三十日止，解放區現有面積二百二十萬平方公里，人口一萬萬三千一百萬，城市四百二十二座。隨着最近大反攻的展開，以上的數字當然都在不斷地增加中。

二十元一杯牛奶

用慣了萬元大鈔的人們，如果一旦到了解放了的烟台，一定會大吃大喝，揮金如土。因為，在那裏，化上北幣（每元比值法幣十四元）二十元可以喝一大杯鮮牛奶，三十元可以買一斤又大又甜的蘋果，豬肉不過二百四十元一斤，雞蛋一個二十元。

美國的「人權大會」

面臨着自由將被剝奪危機的美國人民，並不是一群綿羊，思想比較清楚的美國人民都已經覺到了社魯門的「忠誠令」的嚴重威脅，

認為不啻解除人民的最後武裝，於是，在許多進步份子的領導下，一個全國性的「人權大會」(Civil Rights Conference)已經在組織了，他們的目的很簡單，就是，為了保障他們作爲人類的根本權利，爲了保護他們的祖先們一七七六年流了鮮血換來的自由。現在，這運動正在擴大發展中；無疑的，這又是一支對付杜魯門主義的強大力量。

新民主大步前進

新民主的南斯拉夫，在五年計劃號召下的經濟復興正在迅速地發展中。據南國公報，上半年總結，財政收入已超過計劃百分之八，國家工業生產超過百分之三，產量較去年同是猛增百分之四十九。目前在再建中的大工廠達二百餘個，而戰前每年平均僅能建立兩個新廠。橫跨多瑙河全長六百二十公尺之鐵路大橋，于八月十五日正式通車。

進一步審究

據美國國務院公報，八月中旬，又一批價值一八、〇〇〇、〇〇〇元之「緊急軍事供應品」已啓程運往希臘，前此已經有三五、〇〇〇、〇〇〇元軍事物資運希協助希臘政府反人民的內戰。此外，還曾經贈希六隻一七六呎的巡邏艦，並且由美國督希臘訓練海員幹部。據一位美國記者的報導，本擬即行撤退的駐意美軍一萬五千人，最近已暫時停止撤退，種種跡象顯示，此批軍隊正準備開入希臘協助希反動派屠殺人民。

「拉丁集團」

南美洲的法西斯國家阿根廷現在正準備和葡萄牙西班牙的法西斯組織一個「拉丁集團」，並且希望把南美的巴西和烏拉圭也拉進來。這個計劃很顯然地是想藉此把佛朗哥的西班牙重新扶上國際政治的舞

台上去。而這一計劃，根據各地許多線索看來，是與阿根廷總統的夫人依睦麥倫這次長期歐洲旅行有密切的關係。

法西斯細菌

七月廿一廿二兩日，瑞典的警察局捕獲了一群自稱為「波羅的海難民」的外國人。據瑞典報紙的報導這些都是波羅的海新共和國裡的流亡法西斯份子，專做反蘇的間諜工作。從他們身上知道在瑞典現在存在着一個秘密的所謂「愛沙尼亞政府」，而且這些法西斯份子都獲有美國的經濟支持。

「太太販」與「無人村」

國民黨軍在東化的無法無天，比日寇時代有過之無不及。在「禮義廉恥」口號下到處強姦婦女。在滄陽的某營長，就曾在一個月之內「結婚」三次，良家婦女被其強佔後即轉賣于妓院，這就是國軍中普遍流行的「太太販」的代表作。另

一方面，爲了防止共軍遊擊隊的襲展，國軍大肆製造「無人村」，今夏以來，曾在本溪東，撫順南，新賓西，桓仁北等地區燒光四五千處村屯，整整一個多月，幾乎每晚火光燭天，人民哀號遍野。

今日的青島

在已經變成了美國基地的青島，三百家左右民營工業在官僚資本與美帝國主義經濟掠奪壓迫之下都陷于破產，不破產的難免奄奄一息。過去有二萬工人的華商火柴廠幾已全部停歇。六月份三十八家染織廠宣告停業，七月份橡皮五金及百貨業有數十家倒閉。青市及所屬各區鄉人口共七十萬人，據當地政府公報即已有十萬工人失業以糠菜及樹皮充飢，百分之八十市民已改食什糧。





東北共軍

紐約先鋒論
增報：南京許多
有資格的觀察家
認為東北共軍不

久將發動大攻勢，因為雨季即將過去，收穫季節快要到來。……共軍的春季攻勢使國民黨軍只剩下吉林、長春及瀋陽等一串大城市的點和綫。據息，共軍的力量現在已可在任何地方切斷他們的交通綫。共軍可能割裂長春和瀋陽間的交通，可能在瀋陽以南破壞聯絡關內外的鐵路綫，也可能進攻特定地點如瀋陽。其中最厲害的一着是切斷瀋陽以南的鐵路，因為這將使東北國民黨軍無路可走，如瓮中之鱉。若干最精明的軍事家認為這是完全可能的。

廣東二三事

紐約郵報特訊：記者以廣東省

共有若干縣一問題請教廣州五位要人，其中包括省主席羅卓英和華南

軍事最高統帥張發奎，五個答案却沒有一個是相同的：最少的說有八十六縣，最多的說有一百零六縣。

……廣東西南許多地區，縣長只能在縣城里行使權力。土匪，或共產黨，或農民領袖——隨便你怎麼稱呼——控制着鄉村。……過去六個月來，海南島和雷州半島的各游擊隊統一了，無線電通訊已改善，作戰方法為中共的游擊戰術。據估計，武器齊全的游擊隊員已達五十萬人。

……華南的分離運動還不是一個公開的問題，但分離的種子是在着，其領導者是右派而不是左派。以記者所知而言，廣州並無積極主張華南脫離中央的團體，但有許多組織並不緊密的團體向這方面走，其中最積極的一個團體，是由省內三個最著名的律師領導的。

通貨與物價

紐約時報特訊：據悉，中國政府的鈔票發行額，每月增加百分之十五。……中美官方正在討論恢復銀本位的事情。據說，計劃由美國借出價值美金三億二千萬元之銀子，在美國鑄成銀元，運到中國來發行。贊成這計劃者說是中國人用慣銀元，而且中國人對硬幣的信心一向比紙幣高，再則，美國國會里的「銀集團」議員也容易通過這樣的借款。反對者則謂通貨如繼續膨脹，銀元發出去大家會囤積起來，使市場上依然充斥着紙幣。

……一九四七年政府預算為九萬億元，實際用度將三倍於此數。在內戰繼續的情況下，主要的彌補辦法是印鈔票。今年四月一由政府發行公債四千億元，但迄今為止，只售出十分之一。……上海物價已比一九三六年時高三萬三千倍。

中國與希臘

美國「世界報告」週刊：美國援蔣新計劃正在開始形成。詳細內容雖還知道很少，但其發展却已顯示與美國援助希臘的計劃極為相似，這就是說，國民黨統治區可以獲得更多的軍事和經濟援助，但美國將實行財政用途的嚴格監督。

……美國任何對華新政策的的第一步就是對於蔣介石的軍隊擴大軍事援助，關於美國駐華軍事顧問團力量的加強計劃業已安排就緒，目前這顧問團的人數是三千人。

紐約前鋒論壇報社論：

中國問題不能和希臘問題相提並論。以人口而論，中國佔全世界五分之一以上。希臘和中國比，好像納沙縣和美國全國國土作比一樣。要無盡期地維持蔣政權來反對四萬萬八千萬中國人的願望，就需要

數十百億的美元。

文幼章論蔣介石

加拿大論壇日報特訊：加拿大教會前任傳教師文幼章博士（Dr. James G. Endicott）剛從中國回到托倫多，接見記者稱，蔣介石政府可能在半年以內倒台，屆時蔣氏不被共軍俘獲，就必然會逃到美國。蔣氏也好，蔣的部長們也好，都已對自己的能力沒有自信，正在把大批美金移藏到美洲。

文博士說，「蔣氏每天化在內戰上的錢是國幣五百億，但政府收入每天只有一百億。這維持不下去。他就設法印鈔票來彌補虧空，但鈔票現在極不值錢，鈔票印刷費甚至要比鈔票本身的價值還高。」

……美洲一般人認為蔣介石倒台後，結果是共產黨獨裁，但文博士的看法不是這樣，他說：「蔣竭力求圖向美國證明，中國只有兩條

路，要就是共產黨，其實另一條路是聯合政府，在這聯合政府中，共產黨將只能佔三分之一的席位。」

他說：「蔣氏對於人民的民主要求的答覆，是野蠻行動和大舉逮捕。我離華前的一星期內，各地被他逮捕的就有七千人至一萬人。……」

文幼章博士出生於中國，先後曾留華二十二年，曾任蔣委員長顧問兩年，這次返加拿大前在上海聖約翰大學擔任教授。

（以浦輯譯）



越南國家統一



最近幾個星期以來，越南政局又起了一些波瀾：先是法國報紙和廣播電台，拉開嗓子替越南野鷄政客組成的「國家統一同盟」大吹特吹，接着遜王保大就在香港召集所謂「越南各派會議」，宣言將重返越南執政。在群魔亂舞的情形下，一部份人對越南問題發生了迷糊的感覺。這篇報導是越盟駐印代表 Mai The Chan 所作，他供給了許多幕後材料，告訴我們法國和越南反動份子幕後活動的實際情形，對於了解越南局勢當有所幫助。——編者

兩年的戰爭已經嚴重地削弱

了法帝國主義軍隊的戰鬥力量，在每一個地方他們都已被迫轉入了防禦的地位。他們在南部建立了一個傀儡政府，但是它所要達到的目的是悲慘地失敗了。

在國內，法國正面臨着危機。越南每月要消耗它三億五千萬法郎和三千條生命。同樣的，在馬達加斯加的戰爭也要消耗它很大的數字。現在，法屬印度的解放運動亦已開始，北非的事態也是緊張萬分。還有，法國人民要求和平的願望，以及社會黨下層對其在政府中領袖的帝國主義政策的不滿情緒，都在與日俱增。

這一切都迫使法國的殖民主義者不得不無可奈何地和越盟尋求政治解決的辦法。要使這個解決有利於法方，他們策動了「國家統一同盟」。

這個同盟的領導者的一般特質便是他們都是沒有原則的機會主義者，而且過去不是犯過一般的刑事罪，便是和日軍合作過的。他們當中沒有一個參加過反抗日本或法國的鬥爭。

由是「同盟會」——或稱革命者同盟——的領袖阮海臣因為在中國住得太久了，連本國的語言都不會說。

一九四五年初他曾因和日軍合作而被捕。其時「同盟會」派遣了三個代表與越盟談判，決定支持胡志

盟「真」相

明。一九四五年底，阮海臣回國，極力反對這三代表的決定而創立了新的「同盟會」從此他做了一切分化國內團結和破壞政府的事。

胡志明却寬大地委他為副主席。當政府各部人員都不拿薪水義務工作時，他却支取貴族的薪金。然而他却不足，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他偷偷地溜出越南。

此外尚有阮祥三，越南國民黨領袖，他以前是大維黨的黨員助過日軍搜捕越南遊擊隊員。

自從中國軍隊進駐越北，阮祥三便加入國民黨（越南的），並盡其一切力量破壞越盟政府。

胡志明以罕有的寬宏大量，任命他為外交部長，而以其弟任經濟部長。一九四六年五月八日他被派為越南赴法代表團團員。然而在他計劃離國之前一天，他從外交部公款裏拐跑了二百萬元越幣和他的弟弟——也從他的那一部裏拐走了百餘萬元——一起逃出越南。

「國家統一同盟」的高級領袖中尚有一個罪惡昭

彰和日本合作過的人——阮文參。

這些人高談團結、獨立並宣稱他們是站在真正民主立場反對越盟的極權主義。其實他們所要求的只是出賣祖國給法國，以獲取個人權勢及分一點贓而已。爲了這個，他們正企圖利用遜王保大的名義。

目前可以確定地說法國新的陰謀是注定失敗的，正如去年他們在南越成立了傀儡政權而在十一月裡傀儡政府首相却自殺了一樣。

對「國家統一同盟」的詭計，提出抗議的已經有七百個著名的知識份子，記者，過去在法人政府中的官員，和其他在法國統治下的西貢區的職員；他們向法國政府要求和越南政府談判。同樣地，西貢十八家報紙中有十六家向胡志明表示效忠。上月更有六千名工人和學生離開西貢去參加游擊隊。

軍事情況也是不太有利於法國人的。一個法國記者曾在美國遠東觀察報中作如下之總結：「法軍在越南的「軍事勝利」，法國官方証實爲「澈底」的，所有城市、海港、安南、交趾支那海岸完全在法軍手中，甚至重要道路也在他們「控制」之下。然而却沒有一個法國人可以不要武裝保鏢而離開任何一個市鎮；沒有一個莊園不是荒蕪的；因爲墾殖的人必須有武裝保鏢；苦力也不去工作了；沒有一個法國人能肯定假

如他的苦力看見他睡着的時候，不把他殺掉。

「整個民族可以都變成游擊隊的。凡是幫助過法國反抗控制城市的德國人鬥爭的，都知道地下軍的意義，要消滅游擊隊是何等不可能之事。」

法國殖民地主義者不久才嘗過又一次的政治失敗。上月越南法國高級專員波拉特從巴黎帶回具體和平條件，他準備於八月十五日演說時發表。然而就在那一天，他突然推延他預定的計劃而飛回巴黎去重新商議。

根據法國報紙，這些條件是：越南內部自治；越南軍隊歸併法國陸軍；法國管理越南外交及財政。

波拉特突然赴法的原因是由於他前次回越南時發現傀儡的「國家統一同盟」起了分化。而在他離開期間，越南的民族團結更為加強，越南人民和以前一樣堅決地除了澈底獨立和團結外，什麼也不接受。

他同時必須顧慮到民主世界的態度——這態度在最近荷蘭侵畧印尼中表現得很清楚；特別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對印尼的積極支持。

對於越南，獨立便須有一個自己的政府和一個普選產生的國民大會。牠必須有自己的財政和印發貨幣的權利，牠要有以維持內部治安和防衛外國侵畧的自己的軍隊和警察。她必須有對外的民族自立。

關於領土合併，東京、安南和交趾支那必須在統一的憲法和統一的中央政權底下重新聯合為一個國家。

這便是越南人民對他們的獨立和團結的看法。任何置這些合法要求於不顧的法國建議都會遭他們拒絕的。

雖然如此，越南同意留在法國聯邦之內。這就是說越南一旦得到獨立和團結便成爲一個自由地和法國相互關聯的國家，成爲法國聯邦的一部份。

最近越南政府的改組不僅是擴大和加強民族團結的行動而且也証明了越南政府讓步的態度。新政府中二十五人中十四人爲無黨無派人士，兩個以前曾經是共產黨員的也包含在內；其他則屬於越南國民黨、社會黨、民主黨和革命者同盟（同盟會）。

（鍾懷譯自九月十四日印度「人民世紀」週刊）

生活修養新論

高天著

定價一元五角

新民主出版社
總經理

小鮑惠爾海外論中國



(暹京通訊)

王 一

八月將盡，一架中航公司的試

航機給曼谷載來了一羣希罕的客人。其中之一就是著名的美國自由主義者，中國的國際友人，上海密勒氏評論報的主筆小鮑惠爾先生 (John William Powell)，不高的

身材，有駝瘦，年紀三十左右，架着一副薄片眼睛，說話時帶着一般中國人對朋友的和霽態度，這就是這次到曼谷來的小鮑惠爾先生在我腦子裏所留下的印象。

對於大多數中國人，小鮑惠爾這個名字是不會生疏的。他所主持的密勒氏評論報，對於國民黨的

腐敗貪污，向來是率直地抨擊。不

久以前，他的一篇報導台灣事件的「血洗台灣」，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深仇忌恨，但是博得了世界人士的讚賞與同情，八月以來，他正在南方旅行，他經歷了廣州，香港，華南一帶，現在來了他初次蒞臨的暹京，這還只是他旅行南洋的第一個目的地。

本谷的文教界人士和民主工作者聽見了這位國際友人的蒞臨，大家都十分興奮，認為他新自祖國飛來，一定帶來了一腦袋祖國的事情；而這些都是隔離了祖國的僑胞們

何等渴望知道的啊！何況通過這樣一個自由主義者的眼睛，再依據他最近實地的考查，對於祖國的問題的看法，一定更客觀更接近真理。

於是，小鮑惠爾先生被請來了；在一個不算大的場所，他侃侃而談地把他對當前中國的看法傳達給面前的每一個聽眾，一句句的實話打動着每一顆跳動的心：

花柳已入骨了

「目前，中國的政府是腐爛透了，腐爛到史無前例，幾乎使我沒法找到字句來形容。這種情形，不但中國人民知道，全世界有良心的人也都清楚。

「這個政府，除去幾個特殊份子外，是沒有人滿意和支持的。它的腐敗和脆弱，超過辛亥革命以前的滿清政權，這一點，不但全中國人民明白，中國政府的官吏甚至蔣主席本人都是明白的。照當前的情

形看，農民無法耕田，工人沒有工做，商人沒有生意，學生不能安心讀書，所有的知識份子不能生活下去。而今年五月爆發的學生運動，中國政府不僅沒有去研究它爆發的原因，事後又不用和平的方法來解決，反而使槍彈、木棍水龍，來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這是一樁非常不好的現象。

「一年以來，不僅是廣大中國的自由主義份子要求改革政府，就是美國的政府與人民也一樣的盼望南京政府肅清貪污與腐敗，今年二月，馬歇爾元帥曾建議中國政府要大大的改革，然而，直到現在，中國政府一點都沒有做到。」

新局面一定出現

「目前正在進行的內戰，誰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結束。是中共決不是金錢和武力所能消滅，是很明顯的。因此中國的前途會怎樣，

也就渺茫難說。中國人民要求政治修明，生活安定，也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得到……」

「這樣的局面一定不能維持很久的。我在來此以前，曾訪問過一些地方，大多數人都這樣說：內戰的苦難是不可能長久繼續下去的，一定要『變』一下，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有一個新局面出現……」

「我對中國政治沒有什麼研究，我只能簡單地報告這幾點，非常抱歉！」

他謙遜地結束了講話，這些簡單而有力的分析，給在座人士以深刻的印象。沉默了一會之後，一位記者提出了一個問題：

「剛才鮑威爾先生所說，中共不可能被金錢和武力所消滅，那麼，以後美國政府的政策是否就幫助中國政府，把它改革，還是要進一步去控制中國政府？」

他回答說：「說到中美關係，

美國對華政策我不知道。但馬歇爾元帥似乎有一個在世界防共的計劃，而且這個計劃像也要推行於中國——就是說，要防止中國共產黨勢力的發展。這一次魏德邁將軍來中國，就是要『調查』一下中國政府所做的，是否符合得歇爾計劃。魏德邁將軍來華後，美國政府是否就一定大量的來援助中國政府呢？這還很難說。但即使美國用大量的金錢來援助中國政府，也不一定能打敗共產黨。」

中共與土地

我以為，中共是代表中國農民利益的，他們幫助農民改革了土地制度，使耕者有其田，因而得到廣大的農民的擁護，而有了人民的擁護，他們就成了不可戰勝的力量。老實說，中國的革命問題就是土地問題。三民主義中本有土地改革的內容，中國政府的新聞局長董觀光

先生曾說過：全國的土地改革已經完成，但實際上，我們清楚，在政府區裡，土地的百分之九十九沒有改革，真正進行了改革的是共產黨，因此今天的內戰實際上也就是土地問題的鬥爭。是被壓迫的農民和殘餘的建封勢力地主的鬥爭。」

廣東農民起來了

全場爲他深刻的分析感動了，停了一陣，他接下去說：「我再提供一點中國農民的材料：不久以前，我會到廣州留了兩個星期。據我所知，廣東並沒有共產黨的武裝；有的，只是會受撤退了的東江縱隊影響的農民武裝，和農民因求生存而自發組織的武裝。現在，在廣東許多地區，像東江流域，海南島，珠江三角洲和北江地區，都有日益增加的農民叛變。在海南島，除去很少幾個城市外，全部地區都被農民自己的武裝所佔領。他們都是因爲受壓迫吃不飽而自已組織起來的

。關於這種嚴重的局面，我曾問過廣州行轅主任張發奎將軍，預備怎麼辦，張將軍和我說：「『剿匪』問題確實很困難，因爲這根本是一個經濟政治問題，靠軍事上的『剿』是不可能解決的，他說廣東的軍隊太少，『匪』比保安隊的數量多，地區又大，派隊伍去打，少了就中埋伏覆滅，多了又沒兵可派；而且，農民和政府根本採取完全不合作的態度，軍隊到了村莊，農民早就跑光，一點吃的東西都沒有，但當軍隊飢饉疲乏時，他們就跑出來攻擊，真是沒有辦法！」

「我會訪問過廣州附近的農村，調查農民的生活；一個茶房告訴我，他家裏只有一畝田，他所得的收成，百分之十五給政府征了稅，百分之五十繳給地主，剩下的百分之三十五，實在沒法維持生活。此外，還要負擔「剿匪」費；在蔣主席生日的時候，點燈慶祝的燈油費

，也要農民負擔。而保甲長的各種剝削，像保甲長生孩子娶兒媳婦都要強迫送禮……這種種攤派，農民如何受得了，今天不是共產不共產的問題，而是怎樣進行土地改革的問題。」

沒有中共就不成

同一位記者又提出了第二個問題：「馬歇爾和魏德邁所要改革的中國政府，本意是排除中共的；那麼，這樣的所謂「聯合政府」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嗎？」

他簡單而肯定的回答說：「現在，這個由「國民黨」「青年黨」「民社黨」所組織的所謂「聯合政府」是決不能解決中國問題的。因爲這個政府仍是由國民黨「一黨攪制」的政權。最主要的是沒有中共參加的政權。而今天，如果沒有中共參加的政府，是什麼也解決不了的。中共在解放區已做出了很好的成績。所以

，中共的參加，決不會使政府變壞，這是可以斷言的。

這時，主席提出了問題：「鮑惠爾先生認為今天中國問題的癥結是以農民爲主的人民要求改革的運動，但爲什麼美國政府總要支持國民黨而反對中國人民呢，爲什麼他們好像總以爲今天中國人民的鬥爭就是共產運動呢？」

他想了下：「我想，這大概由於一些美國人和美國官吏對於中國共產黨真相的誤解，他們對共產黨的成見太深了，他們總以爲有共產黨的地方都是實行共產主義的，他不知道中國共產黨現在是實行土地改革代表農民利益的，他們不了解不相信中國共產黨和蘇聯共產黨不同，也並沒有關係的事實，他們懷恨共產黨，因此他們不惜借錢給中國政府來剿共。簡單說來，就是些美國人和美國官員對中共的誤解所造成。」

上海無自由

又一個記者問：「你在上海來，上海新聞界的情形怎樣呢？」

他答：「可以說，今天在上海以至全國，言論自由是完全沒有了。在那種無理的高壓政策下，一些批評政府報紙，都受到摧殘，有的，像「文滙報」「聯合晚報」，受到停刊的處分，有的被罰停刊兩三天。不但如此，政府還用經濟手段來壓迫。買機器，只有政府自己的報紙可以請到外滙。白報紙呢，是政府統制的，政府和國民黨的報館不受限制的供給，比較中立的報館就給的很少，反對政府的就幾乎或完全不供給。這樣反對政府，爲人民說話的報紙就不能存在。而且新聞記者受到各種威脅，許多人失去了自由，或者秘密失蹤。因此，今天中國的新聞界是被摧殘到極點了。」

接着這位國際友人還談了許上海當局逮捕學生和民主人士的情形，並請海外學生支援祖國學生運動。一直到了下午四點鐘，主席站起來說：「我們很感謝今天鮑惠爾先生給我們作的祖國形勢報告。從這些他親眼見到事實後所得的結論中，我們知道今天的國民黨政府是已經腐敗到底再不能改好的了。但今天美國政府對中國人民的要求和爭鬥還有誤解，採取着錯誤的對中國人民的政策。我們盼望鮑惠爾先生回中國後，能將我們華僑爭取獨立和平民主要求帶給中國人民，也把他的看法，告訴美國人民和美國政府。糾正美國政府錯誤的對華政策，以促進中美友誼，世界和平。」

在熱烈的掌聲和依依不捨的心情中，客人步出了會場。第二天，同一架飛機又把他載走了。

（九月五日寄自曼谷）

？好最影電的國一那

去年秋季

，好萊塢的電影名聞們似乎遇到了什麼不祥的災星。在法國康勒士（Cannes）城舉行的電影評賽會上，好萊塢的出品被打到了第三位。第一名被蘇聯電影得去，第二名又落在法國手裏。

這是一點不用奇怪的，因為美國片子

為一種嚴重的意識危機所毒害了。戰後的好萊塢片子，簡直是庸俗，無理的種族宣傳，心理曲解，謀殺案與色情狂，墮落與神怪等的大雜

會。任何完善的技巧，任何最優秀演員的努力，任何高明的裝飾，都不可能補償沒有內容的片子。這一次在康勒士的失敗之所以特別重要，是因為好萊塢電影在美國擴張主義方案中佔着重要的地位，它受命要以美國式的思想征服整個世界。

自從康勒士一敗之後，好萊塢的健將們決心一定要在今年六月於比利時京城布魯塞爾舉行的下一次評賽會上把錦標奪回來。為了宣傳美國電影，特別設了一個新聞局，並且為這化了一筆本錢。

在這次大會開幕以前，一個龐大的美國代表團，包括主要的製片商和美國最著名的電影明星，即已到達布魯塞爾。代表團的團長是美國電影演出者協會主席約翰斯敦（Kris Johnston）。記住了康勒士教訓的約翰斯敦，在開會之前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就宣佈說，美國電影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不再製造宣傳片了。

約翰斯敦說，我們把電影看做是用以表達藝術天才的工具。同時，基於這樣一個簡單的論列，他要求美國片子在全世界都免除政治的檢查。

除了這些怪不知恥的宣傳而外，好萊塢的領袖們把他們勝利的希望寄託在因為蘇聯並沒有參加這次布魯塞爾的賽會。

然而，布魯塞爾的答案却依然又是一次顯著的失敗。儘管蘇聯並未參加，又有傑出的美國技術，豪華的宣傳，還有所謂新階段的說法，依然不能挽救這一天的厄運。這一次的第一名被法國拿去了，第二名是意大利；美國片子雖然把半數以上都列為「傑作」，結果祇得了兩個獎。美國電影的名聲在康勒士所遭到的削減在布魯塞爾並沒有得到恢復。

約翰斯敦氣得連他這次來布魯

「黃金時代」

列入黑名單

美國影片「黃金時代」最近在香港上演，盛極一時。這是這次大戰中美國退伍軍人復員就業的題材的一部影片。在這張影片裡，步兵中士原是銀行職員，退伍復職，受銀行老闆的歡迎，而且升級加薪。斷臂的水兵退伍歸來後鬱積于心的，不是職業或生活，而是自願殘廢，對未婚妻的深情，感到不安。但最後還是結了婚。比較倒霉的是空軍轟炸手，他原是冰室職員，但他不想重操故業。中經失業的痛苦，終于在美國利用荒廢的飛機材料來解決房屋荒的建設聲中，得到愉快的工作。這樣，人各有業，真是活在「黃金時代」了。但是美國的戰爭物資不用以掠奪殖民地，而用以解決國內人民的居住和職業的問題，這是真實的麼？尤其是美國銀行老

闆是統治美國獨佔美國的階層，但步兵中士在銀行裡，負責退伍軍人小額貸款一部門業務，他可以放款，不要抵押品担保支付信用貸款，幫助解決退伍軍人的生活，竟受到銀行老闆的嘉獎，這也是真實的麼？這樣的「黃金時代」，充其量是美國資本獨佔社會中，在高度生活下喘息的小有產市民層的黃金夢。現實的美國人民，是交織着失業和房屋荒的痛苦。雖然，這裏也有二三個鏡頭，表露了作者的淡淡的哀怨。但只是低聲的嘆息，並非憤怒的控訴。因為那些使退伍軍人失業的獨佔者，在這張片子里，不但不揭發的對象，反而間接地受到表揚。

可是，即使是這樣一部表揚資本主義的美國的影片，也被自稱為「保存美國思想」的「電影大同盟」，認為是有危險性思想，列在一大批取消了開放自由的影片的黑名單裏了。（墨明）

塞爾的目是什麼都忘記了。他在大會結束的記者招待會上甚至連賽會的結果提都不提。他不僅不研究研究美國片子的短處在那裡，相反地，他反倒大讚美其美國的政治，他說，美國今天文化與電影的目標應當是為反對華萊士及其友軍而奮鬥。他把這些人都看做是對美國資本主義的一種威脅。

很明顯的，這就是約翰斯敦所說的美國電影「新階段」的真正內容。

（「新時代」週刊）

無罪的囚徒

趙·川·

——上海獄中二月記



一、恐怖的夜

從學校裏回到家來，已經是晚間十一時了，頭腦中彷彿裝着一塊沉重的鐵，又彷彿是一片毫無所有的空白，兩小時以前一個朋友把我從人叢中拖到屋角，低聲而又焦急的說：「老趙，聽說黑名單上有你，今天晚上最好不要睡在學校裏。」

「唔，唔」我漫不經心的回答着。

但是，我畢竟聽從他的話回到家裏來了。弄堂裏是這樣的靜，除了媽媽在廚房間爲我調牛奶的杯杓相碰聲。從窗戶中望出去可以看見朦朧的月光，初夏的風在微溫中還透發着一絲涼意。

「不舒服嗎？今天臉上顏色不大好看。」媽媽把牛奶放在我面前，用手摸摸我的額角。

「不！沒有什麼。」我這樣回答，同時慢慢吮吸着熱騰騰的牛奶。

但是，我多麼想告訴她，告訴我最近仁慈的媽媽：那血呀！那由老張的頭上，小陳的胸脯上，遠峯的腿上一一所流出的血呀！昨天晚上，大家開會之後，走回宿舍的時候，突然兩聲槍响，路燈都熄滅了，一大群來歷不明的暴徒用釘了鐵釘的短棍和長竹竿向同學們猛烈襲擊，一條路上充滿了驚呼聲、呻吟聲、慘叫聲、和劈劈拍拍的打人聲。我因爲走在最後面，免掉了一場毒打。

多殘忍的特務！老張的頭上裂開寸多長的傷口，鮮血吐着泡沫由額而頰的流着。我站在老張的床前，握着他劇烈顫抖的手，再也忍不住滾滾欲出的眼淚，索性讓它流了出來。

「這是什麼世界！」玉芳突然呼喊這麼一聲，倚住牆角哭起來了，整個房間裏响起了低沉而抑壓的嗚咽……

這些血影還在我的眼前閃動，噓呼還在我的耳邊震响，我如何能離開哀哭着，憤怒着的同學而獨自回家呢？我感到恥辱。

「早點睡！你的眼睛都紅了。」媽媽爲我鋪好了床，自己走出去了。

受不住幾日晝夜來連續不斷的刺激與痛苦，我和衣臥倒在床上，慢慢地在一閃閃動的紅與黑的光影中睡着了。

「嗚！嗚嗚！」一陣緊急的敲門聲把我從夢中驚醒，未關的電燈刺得我睜不開眼來。

「哈人？」這是媽媽的聲音。
「查戶口」外面的人回答着。

我突然想起老方告訴我的話「黑名單上有你。」心馬上跳起來，開開門，想阻止媽媽，但，來不及了，大門已被媽媽拉開。四五個便裝的人走了進來，手裏拿着槍，慢慢地向我走近。

天哪！其中一個就是我們學校中著名的特務黎式金。他嬉笑着，第一個走到我面前，用槍對着我：「把你的身份證拿出來！」

「他在大學裏念書……」媽媽搶着解釋，被一個特務推開了。

「把你的學生証拿出來！」黎式金更大聲的吼着。

我從上衣的口袋裡摸出學生證給他。奇怪，我這時突然變得堅定，憤怒代替了恐懼。我恨不得在黎式金那張歪邪的臉上重重地擊上一拳。

「就是他。」黎式金指着我的學生証向旁邊一個瘦瘦地，帶着金線眼鏡的人解釋，那個人馬上走上前來，輕輕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對不起，趙先生，我們奉警備司令部的命令逮捕你。」

「爲什麼？」我反問。

「你自己曉得。」他用手向左右一招。我的脅下兩邊就多了兩隻黑黝黝的槍管，兩隻膀子也被緊緊拉住了。

這時候，媽媽才完全明白是怎麼回事，突然大聲號叫起來：「你們不能抓他，他沒有犯法呀！」但是她的兩隻手臂也被抓住了。同時，我聽到樓上林伯他們聽見聲音已經開始在下樓：

「帶他走！」那個帶金絲眼鏡的人命令着。於是我便被推至門前。這時，我開始本能地反抗，用力要掙脫抓住我的手。可是，馬上我的兩臂上已經有了四隻手了。

我被推出門，被推上汽車——一個木箱式的開着一方小窗的黑色汽車——，車馬上開動了。隱隱約約

我遠遠見媽媽哭喊着：「你們是土匪呀！你們搶我的兒子，我就這一個獨子呀！……」慢慢地，聲音也聽不見了，車已駛出了弄堂。

「對不起，把你的眼睛蒙一下。」左面一個特務向我說。

「請便。」

一個黑黢黢的東西緊緊紮住我的眼睛。現在，什麼都看不見了。連生命的路都變成漆黑一團，突然我想到了「死」，從脊骨開始，全身發着劇烈的冷顫，想到媽媽會哭暈過去，想到朋友會焦急得要死，想起芬，想起……但是，我會向特務們——這些無賴的走狗——低聲下氣說一句屈膝的話嗎？不！絕不！寧願死，寧願死！再會！媽媽，再會！朋友們！再會！芬！我向你們永訣了。

慢慢地，慢慢地，我平靜下來，我不再感到慚愧，因為未來的日子中，我所要受到的，可能比老張還要多麼啊！我挺直了腰肢。

黎明前的上海市街是最安靜的，聽不見一點聲音，連叫賣「餛飩」的小販都沒有了。只有這輛車在沙沙地急進着。

推想起來，現在應該是三點多鐘，天快亮了，但為什麼一條黑帶擰住我的眼，使我不見一絲光亮？

為什麼？為什麼？

夜，好長啊！

二 X X路七號

大約有一個多鐘頭以後，車停了下來，眼上的黑帶也被取消，一陣強烈的光照得我抬不起頭來，兩邊仍舊有人架着。這時，我只是麻木而又疲倦，模糊糊地跨進了門，上樓梯，下樓梯，又上樓梯……最後站在一個着中山裝人的面前。

「你就是趙川？」他問。

「是的。」

「搜搜身上。」他命令旁邊的人，於是我整個衣褲上所有的口袋都被搜遍了。結果是：一方手帕，兩張用過的電車票，一包香烟和五千塊錢。然後又取下我的手錶，鋼筆、校徽、褲帶、領帶、鞋帶統統用報紙包在一起，讓我在上面簽上了字，只留下一方手帕。

「送他到左三號。」那位穿中山裝的又命令，我就被兩個人架着，再下了一層樓梯。進了兩道鐵門。最後走進一間狹小而污穢的囚室裡。「噹啷」一聲鐵門下了鎖。

房間裏原來就有一个人。頭髮散亂着，身上蓋了一床灰軍氈，堆在滿灰塵的水門汀地上躺着。這時，

睜開眼睛，疑問地打量了我一下，然後低聲問：「你是誰？那個學校的？」

「我是趙川，××大學的。」

「啊！」他馬上跳起來，緊緊握着我的手：「我是劉光林，我們在上法晚會上見過。」

我記起來了，這個小夥子——劉光林——有着一頭獅子般的捲髮，熱情而又勇敢，在那次晚會上他曾以暴風雨般的語句贏得了全場的掌聲。現在，我們又相遇了，像多年流離而一旦相見的親手足，我們緊緊地擁抱，互相詢着那次晚會後各自學校的情形和被捕經過。我們慢慢大聲交談起來，忘掉這是特務控制下的牢獄，忘掉自己是一個囚徒。講到興奮的時候，我們的眼發着光，講到悲哀的時候，我們流淚。

「不准說話！」外面一個人用手敲着鐵門，把一床軍毯塞進來，「還有，你們之中如果有一个人自殺，另外一個我們也不客氣，請注意！」皮鞋聲慢慢地遠去了。

我們像從天堂又掉入地獄，兩個人憂愁而痛苦地相對着。光林把軍毯拿過來爲我鋪好，他自己反而靠近馬桶。

「睡吧！你一定很疲倦了。」光林輕聲向我說，「有話以後我們慢慢講」。

聽從光林的話，我們相並着躺了下來，把一半軍毯揭起蓋在身上，用上衣摺成了枕頭。軍毯發着濃厚的汗臭味，腳臭味和一種莫名其妙的藥味，使人幾乎要嘔吐出來。但，疲倦是會克制一切的，我很快地睡着了。

醒來時，很細的一縷陽光從窗頂處斜射進來，那一縷陽光中跳躍着灰塵的粒點，光林早起來了，在靠牆坐着彷彿思量什麼。

「什麼時候了，光林！」我問。

「大概有十二點鐘了，也許只有十一點鐘。」

這時候，我才想起我們的錶早已被收掉了。我又想起從昨天中午起到現在，除了喝一杯牛奶外，什麼東西也沒有吃。無怪乎，肚子裡面空得難受，而頭腦也昏沉沉地了。

「有沒有飯吃？」我問。

「每天兩頓，上午八時一頓，下午二時一頓，上午一頓已經吃過了，我看你睡得很熟沒有喊醒你，餓了嗎？」

「嗯！」我含混地回答。

「其實這種飯不吃也罷了，一小鐵盒半生不熟的粗米飯，加上一杓鹽水，外帶兩小塊蘿蔔乾，如此而已。根本吃不飽。」劉光林憤憤地抱怨着。（未完）



「超黨派」與「超是非」

編者足下：

本港出版的「時代批評」雜誌，戰前堅持抗戰，呼籲保障人權，曾經有過一段光榮歷史。所以戰後復刊，仍復擁有一部份讀者，我也是其中之一。該雜誌每一期的社論，我都曾細讀，覺得有許多論點，似而非，不致苟同。現特將幾點粗淺的見解寫下就教。

「時代批評」的社論，對於內戰問題的評論態度，是站在超黨派的立場的。超黨派的立場本是自由主義的一種作風，無可厚非，但我以為，超黨派決不是超是非，超真理。「時代批評」社論作者的自由主義，以為超越黨派，才是站在中間公平說話，所以對於時下批評內戰明辨是非的言論，頗表不滿。在該刊八十五期復刊號第一篇社論「為民請命無條件停止內戰」中曾說：「我們對於國共兩黨所持的內戰理由，可以充耳不聞，同時，我們認為替雙方鼓動內戰的舌人

，也負有盲目的錯誤責任。」這裏所謂舌人，並不是指國共兩方的宣傳機構，而是廣泛指中國智識份子。這在八十七期社論「內戰擴大人民自救之道」內更具體地說明：「今天中國的人民，尤其負有改造社會責任的智識份子，必須站在正義及本身利害的立場和國家民族利害的立場嚴正批評內戰雙方的錯誤，並指出其招致不可挽救的後果，而不作任何支持內戰理論的啦啦隊，使雙方黨派的「理由化」的宣傳和黨派偏執狂的病態得到合理的糾正。」這就是說批評內戰就不必論是非，一定要說兩邊都是反動好戰，才算正確，不然，就犯了「黨派偏執狂」或變成「支持內戰理論的啦啦隊」了。這種論調其實是自由主義得很不徹底的。自由主義的可貴處，就在倡導自由地思想，尤其是自由地思想以明辨是非，分清本末，探討真理。這在「時代批評」的社論欄就不能那麼「自由地」了，因為一牽涉到黨派間的是非，便要負擔那「盲目的錯誤責任」，這個觀念就是一道金籠咒，束縛得它不能從事辨是非本末的思想了。

但與其說「時代批評」的社論作者企圖避免所謂盲目的錯誤責任，故意別樹超是非美其名爲超黨派的觀點，不如說它的確誠心誠意地站在中間立場，反國反共的。但這就曲解了中間立場，也就違背了自由主義的立場。今天的「國」是指反動派，用法西斯政策來威脅自由主義的反動派，反對它是有理由的，對它不需要站在中間。而「共」却是民主力量中主要的一員，不但對自由主義並無威脅的行動，並且是反動派的死敵。站在中間來反對它，也就無意中靠近了反動派，並且減弱了反民主的力量。一面反對反動派，一面又反對民主力量，這說是不合邏輯的。這是不合邏輯的。盡管「時代批評」的社論口口聲聲說「站在中國廣大人民立場」，但這種不合邏輯的觀點，却是違背中國廣大人民的利益的。

正因爲「時代批評」的社論自由主義到了反民主的程度，它的引証立論不但不顧事實，並且不擇手段。比如，它說：國民黨的「頑固份子」主張武力討共，共產黨的「激烈份子」要求徹底掃國，兩者絕不相容，「是內戰必須延長的基本因素」。（見八十五期復刊號社論）如果大家不健忘的話，很可以想起這種論調最早出於馬歇爾之口，那是他揚國抑共的調停方法調停不下去時，離華之前捧捧場面之詞。其用意在表

面罵「國」，實際打「共」。內戰延長的基本因素，決不如馬歇爾所說是國共之間的「頑固」「激烈」之爭，而是由於反動派堅持獨裁政權掠奪全國人民利益的陰謀，這以反動派撕毀政協決議的事實，可以作爲它與民爲敵的罪証。同時全國人民不肯對獨裁政權屈服，堅持的鬥爭，也是證明。但「時代批評」社論作者不從這歷史因素上着眼，而偏偏拾取帝國主義代言人的牙慧，這對中國問題的討論會有絲毫裨益的麼？再比如說到人民在內戰中所受的災禍，它說：「在戰區內誰敢說國共任何一方一個「不」字，今天國民黨軍殺到，以搜查中共幹部爲名，不知冤殺了多少人；明天共產黨軍隊殺到「一聲解放」，搜查「國特」清算、鬥爭，又鬧得翻天覆地。」（見同前）且不說「共」方「鬧得翻天覆地」是否事實，但這種說法和中央社記者曹聚仁之流毫無二致。（曹聚仁在幾月前寫文章發過類似的論調）而曹聚仁也是儼然以「自由主義者」自居的。在「時代批判」九十月社論中，還根據八月廿二日星島日報曹聚仁的訪問東北「俘虜」的上海通訊的材料來看內戰問題，結論說：「國民黨年來已失盡人心，共產黨雖較國民黨在這一着上強一點，但是兵禍禍結，索財索命的年頭，你也休想人民給你「叫好」。不用說，這說法是和造謠記者同調的

。還是屬「國」打「共」的憲法。在「時代批評」上反映出來，不能不是民主言論的遺憾。共產黨在內戰中是否一如國民黨（反動派）的強徵暴斂呢？這有牛津大學貝柳學院院長英國貴族院議員林德賽博士對英國曼哲斯德衛報評論中國問題的辯正，是最恰當的答覆。該報對中國的評論，就是採取南京政府腐敗不堪，而中共方面也不盡滿人意的說法。林德賽博士對於這點，借他朋友讀後的感想來作辯正：「凡對中共最表示不滿之消息，都係來自中共當局無法施行行政權之混亂區域；而對國民黨最表示不滿之消息則都係來自國民黨人有絕對統治權之區域。該報關於此點實無以自解也。」（見正報二年五期信箱）這和上半年的反饑餓反內戰的學生運動，配合起來看，可以得到解釋。內戰是雙方在交戰的，為什麼只有這邊的人民向軍閥官僚叫「拿飯來吃」，而那邊倒是平安無事呢？這原因很簡單，那邊是人民的革命戰爭，是為反對軍閥官僚的壓迫，抵抗豪門資本的進攻而戰，更為驅逐外國的霸佔勢力出中國而戰，一切是公平合理的分配負擔，一切是求全體的生存，人民出錢出力來參加。不像這邊是出于壓迫，侵略的，和出賣中國的，一切只為了滿足獨裁集團少數人的無厭的貪慾，教人民凍死餓死，而將人民的衣食所需掠奪過來喂養內戰的需要，來

維持這少數人的利益，這就是這邊的發動內戰的本質。如果不從這本質着眼，是會曲解那戰爭的現象之「末」的。認不清本末，容易生錯覺，於是發出的言論不免陷于亂混而「無以自解」了。

我們以為「充耳不聞」正是發生錯覺的毛病的原因。不但「聞」，而且要看，要看「雙方所持的理由」，說的方面和做的方面在事實上是否一致。辨別是非，分出本末之後，就要提起面對現實的勇氣來對群眾負責。攻擊敵人，批評戰友，檢討自己等等的評論態度，都應該無懈檢點。對反動勢力應該無所姑息，對民主黨派宜於尊重珍愛。如果疑忌黨派，而抹煞是非，這是一種病症，無以名之，名之曰「中間偏執狂」，其偏執處正反映了反民主的傾向，是「負有盲目的錯誤責任」的。

以上這些粗淺的意見，如果可能，希望貴刊披露，並請讀者們賜教。

尹 亮

信箱 簡約

- (一) 歡迎讀者投函。
- (二) 提出問題的，儘量解答。
- (三) 批評性的文字，文責作者自負。

中國暴風雨

美國白修德 賈安娜 合著
以沛端 納合譯

這是美國名記者白修德和賈安娜氏根據在中國八年實地探訪寫成的一部從抗戰開始到內戰開始的內幕史，它公開了許多從未發表過的新聞，暴露了聞所未聞的內幕，並且揭發目前內戰的根源。原書剛一出版，五十萬冊即一搶而光，立即成爲世界最暢銷書之一。不幸正因爲其暴露了事實的真相，原版來華後即遭當局嚴令查禁。但是醜惡與罪行終於是遮不住的，現在本書譯本已經出來了，但印數無多，希望讀者們勿失此機會。

費正清教授說：

「這本書將製造歷史」。

馬寅初教授說：

「我今天要來給大家一本實在的好書，這本書剛到即被政府禁止發行，……這本書是什麼書呢？就是『中國暴風雨』」。

美國名記者史諾說：

「我舉雙手向你推薦這本書！」

定價二元九角
風雨書屋印行

自由叢刊之七

展望大反攻

著作者：嚴 晦 明 等

出版者：自由世界出版社

總經理：明 月 書 屋

香港郵箱四二四號

分售處：國內外各大書店

定價：國內國幣六千元
國外港幣一元

廣告刊例

地位	全面	半面
封底	每300	\$100
封底內	每200	每200
正文補白	一律八十二	

承印